



编者话

## 牢牢地攥紧印把子

现在有些青年人，听了老贫农控诉在旧社会遭受恶霸地主的残害时，常常说：“既然受这么大的苦，有这么大的冤枉，为啥不和他讲理，不去告他呢？”这本书里所反映的贫苦农民在旧社会为反对压迫而奋起告状的悲惨遭遇，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有力回答。

这五篇家史，是五桩轰动周围百十里的大冤案，也是五桩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淮阳的翟梳，为了贖回歉年卖出去的地，丈夫被陷害。翟梳挺着丈夫的头顱，到处喊冤告状，到头来落了个“借尸讹赖”的“罪名”，不了了之。

光山的萧文正，一家六口几乎被杀绝，他带着满身枪伤去告状，结果多次被判为“诬告”，父子俩为躲避地主的暗杀，成天隐姓埋名，东藏西躲，气得老汉得了疯癫病。

灵宝的王靜仙，为了夺回被地主霸占的十八亩地，从伪乡公所一直告到伪专署，結果塌了一身債，在告状中折磨死了两个亲生的孩子，地依然被地主霸占着。

中牟的楊桂枝三姐妹，母亲被杀害，三姐妹告来告去，在告状中又被害死了两个妹妹，最后只剩下一个楊桂枝，反被伪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押了起来。

平輿的刘如，儿子被抓丁，儿媳被霸占，刘如到处喊冤告状不成，到后来恶霸还到处捉拿她，連在自己家里都不敢住下来。

在万恶的旧社会，惨遭迫害的何止这几家！

从上面这几桩事实中得出一个結論：这就是在旧社会，在反动政府的統治下，穷苦农民尽管冤大如天，仇深似海，也是越告越冤，越告越惨。难怪在旧社会劳动人民中，流传着“屈死不告状”这句諺語了。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就是因为印把子沒有攥在人民的手里。印把子攥在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手里，就像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地主恶霸就可以胡作非为，广大劳动人民就要人头落地。

所謂印把子問題，就是政权問題，国家机器問

題。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問題。劳动人民要翻身，要解放，就必须掌握印把子，解决这个根本問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建立人民革命政权，才能使印把子掌握在革命人民的手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才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伟大的革命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啊！通过这本家史，重温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惨痛往事，我们应该如何珍惜和保卫这个经过无数革命先烈洒鲜血、抛头颅而得来的胜利果实啊！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们一定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强化人民政权，提高革命警惕，使印把子牢牢地掌握在革命人民的手里；让无产阶级的江山坚如磐石，万古常青！

## 目 录

- 人头状..... ( 1 )
- 冤单八百張..... ( 21 )
- 十八亩地..... ( 37 )
- 三姐妹告状..... ( 52 )
- 串乡喊冤..... ( 67 )

# 人 头 状

中共淮阳县委宣传部整理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間，在河南省淮阳县，曾发生过一个农民被地主恶霸阴谋陷害，被害者的妻子为了伸冤报仇，擡着丈夫的头顱，到处喊冤告状，結果反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誣为“借尸訛賴”的大冤案。这桩冤案，不仅当时曾經轰动了淮阳县，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憤慨，而且至今它仍是一篇活生生的阶级教育的好教材。

地主恶霸 心毒手狠  
搶夺土地 残害农民

在淮阳县西北，离城三十里的地方，有个尚庄。这庄上有个农民叫尚步阶，他的妻子叫翟梳，跟前有一个女儿还不到一岁，名叫廷梅。一家三口人种着十亩薄地，日子倒也能过得去。

一九四二年，淮阳遭了年饑。步阶本想領着一家出外逃荒，可是，那时沙河以北是淪陷区，被日本鬼子侵占着；沙

河以南，国民党的军队也是见人就拉，见东西就抢。没法，他们一家三口只得在家里苦熬着。

“歉年歉年，置庄买田”。正当春荒严重，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淮阳城里“寄杏居”药店的老板、恶霸地主傅迎谷，乘人之危，派人到尚庄，以讨债为名，来抢夺农民的土地了。

傅迎谷是城西傅楼傅举人的二儿子，人称傅二少。他用压榨穷人得来的钱财，在淮阳城里开了个三间门面的大药铺，是淮阳县有名的恶霸地主兼资本家。

傅迎谷派来抢地的人，是他的表弟黄惠民。这家伙一到尚庄，就按照傅迎谷的安排，伙同尚庄的大地主、傅迎谷的堂舅尚步衡，到贫苦农民家挨户追逼旧债。尚庄是个只有二十户的小村子，不到三天，十九户贫苦农民的一百多亩土地，就被他连抢带讹地全部弄到了手。尚步衡家，也是受害的一户。

歉年过后，逃荒回来的人带来一个消息：沙河南国民党反动政府出了布告，说凡是在民国三十一年冬或三十二年春，因灾荒卖的地，卖主可以和买主重新议价或赎回。这虽然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笼络人心，缓和当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个花招，但当时有些农民却没有认清，觉得只要是衙门里说的话，总会算数的。步衡和他大哥步梯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想：只要能把地赎回来，生活再苦也有个指望了。俩人一商量，就把家里东西全部卖掉，凑够赎金，托人进城跟傅迎谷交涉。这时，别的穷苦农民也纷纷向傅迎谷要地。傅迎谷听说后，眉头一皱，想了个鬼主意。他叫狗腿子黄惠民出面把赎金收了下來，然后对黄惠民说：“你去告诉

穷小子們，現在淮阳还是日本人的天下，贖金我先收下，地，等中央軍过来以后再說。”結果，尙步阶兄弟和其他贖地的农民丢了贖金，地却一分也沒贖回。就这样，尙庄穷苦农民的地一直霸占在傅迎谷的手里。

一九四五年五月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淮（阳）太（康）西（华）抗日部队，为执行战斗任务經過这里，在尙庄作了短时期的駐防。这时，傅迎谷已經在淮阳城，投了他的日本主子，过后又将地交給了一个叫仇靜华的富农看管。抗日部队一来，这个富农抱头逃往县城。广大貧苦农民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挺起腰杆把被傅家霸去的土地收了回来，割了麦还种上了晚秋。傅迎谷听到这个消息，恶狠狠地說：“穷小子好大胆，以后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鬼子投降了。原来龟縮在沙河南岸周口、水寨一带的国民党反动派，带着土匪方守卿的一千多娄罗兵，像一群餓狼似地闖进了淮阳城。真是前門走了狼，后門闖进虎。日本鬼子换上了土匪兵，汉奸队变成了“保安团”。这个淪陷了八年、号称豫东平原八县首府的淮陽城，仍旧是滿天烏云。

刮（国）民党一进城，傅迎谷的两个侄子，一个当上了伪淮阳县县政府的民政科长；一个当上了伪淮阳县城关鎮的鎮长。傅迎谷这条毒蛇，也被地主們推举为伪淮阳县参議会的参議員。就在这吋，傅迎谷这条恶狼，立即向尙庄貧苦农民伸出了毒爪。

一天下午，尙步阶正在地里使牲口，忽然来了几个“保安团”的匪兵，說是县长叫几个人去城里“說話”。他們二话不說，就把步阶、步梯和其他五个人抓进了城。

几天以后，进城打听消息的人回来說：被抓的人已被关进国民党县政府的监牢，“罪名”是“抗租不交”。不用說，这是傅迎谷要跟尚庄的貧苦农民算帐了。

“算帐就算帐！”当时，农民們觉得，“歉年卖的地兴贖回”这条規矩，是国民党反动政府自己訂的；黑字紅印的大告示，不少人在沙河南亲眼见过。人們說：“只要抓住这张告示說話，傅家总不能使了錢，不叫贖地。”

但是，农民們哪里知道傅迎谷早就同伪县长刘知愷勾結好了。所以，伪法院每次开庭时，刘知愷不但拍案大罵尚庄农民“侵犯了參議老爷的土地所有权”，而且还誣蔑尚步阶等“胆大包天，竟敢造反”，最后竟无理判决尚步阶等除了退回全部土地外，每亩罰两石五斗小麦，作为对傅迎谷少收一季庄稼的賠償，不然就永无出牢之日。

被抓来的尚庄农民，沒有屈服，更沒有在狗县长的威胁面前签字画押。所以，伪县长就把他們关进牢里，每天进行非刑拷打，妄想迫使他們低头认罪。但是，尚步阶等始終沒有說过一句軟話，他們为尚庄窮苦兄弟的共同利益，坚持着斗争。

酷刑毒打沒有使他們低头，但在国民党監獄里，房少人多，又脏又臭，加上时疫流行，被扣押的人，很快都传染上了伤寒病。国民党反动派既不給医治，又不隔离。尚步阶这个结实农民，不久就被折磨死了。

农历腊月初五那天，北风劲吹，地冻三尺，翟梳和她的侄女尚姊以及同庄的几个妇女，冒着严寒进城探望亲人。

当翟梳急急忙忙来到监牢門口时，警察拦住了她。

“你找誰？”



“找俺男人——尙步阶。”

“尙步阶？……”警察斜着狗眼打量了她一下，似假似真地说：“开释了……上西关去找吧！”

翟梳一听，转身就往西追去。跑着跑着，她心里疑惑起来：步阶会这么容易被放出来？傅迎谷这条毒蛇会突然发起善心？但她又想：步阶他们根本无罪，被开释出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她赶到西门，往大路上一瞅，却看不到步阶的影子。她又追到大王庙东山的时候，只见附近的乱坟岗上，有几条恶狗正在撕吃一个人的尸体。翟梳仔细一看，这人下身穿的蓝白条裤子很像自己亲手缝制的。她的两腿顿时瘫软了，一下扑在地上，一面没命地喊，一面往前爬。待她爬到跟前，步阶的尸体已被撕得七零八散，只剩下一个血肉模糊的头颅。

当侄女尙姊赶到时，翟梳已经晕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貧苦婦女 性格倔強  
為夫報仇 闖衙告狀

翟梳是个倔强的妇女，她死也不能吞下这口冤气。她把丈夫的头颅收拾回来，决心要为丈夫伸冤报仇。

一九四六年农历腊月初六上午，淮阳城浓雾弥漫，压得人们烦躁不安。那天，淮阳城里虽然逢集，可是赶集的农民寥寥无几，一片萧条，而那些为非作歹的国民党匪兵，却到处都是。

这一天，翟梳拄着笆斗，满含悲愤地走进了县城，尙姊

紧紧地跟在她的后面。当她走到南十字路口时，猛地揭去了蒙在筐斗上的蓝布夹袄，露出了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头。沉闷的十字街口，好像炸了一个响雷，人们轰地一声乱开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翟梳泣不成声地喊了起来：

“老少爷们儿都来看啊！大地主傅迎谷把俺男人害死啦，连个囫圇尸首也没给俺留啊！都给俺作主吧！……”

站在她身边的尙姊，也随声喊道：“叔叔大爷、大娘大嫂们：地主老财强霸土地，残害穷人，这样无法无天下去，叫咱穷人还怎么活呀！求求大家给说句公道话，撑个腰吧！”接着，翟梳就哭诉了这件惨案的前前后后。人们被激怒了，忿忿不平的控诉声越来越大。

“地主把地抢走，还要穷人赔他‘损失’，这是按哪条王法？”

“傅二少有錢有势，害得穷人尸骨不全，看他罪恶到什么地步啦！”

“把人头放到傅家客厅里去，叫他以命抵命！”

你一言我一句的議論、喧嚷，就像狂风巨浪一样。人们心里的怒火，熊熊地燃烧起来，他们随着翟梳、尙姊，直冲国民党县衙门走去。

当翟梳和尙姊一面喊着“一面走到伪县政府大门跟前时，两个全副武装的匪兵，咔嚓一声，把子弹推上了膛，摆出一副准备开枪的架势。

“当官的出来呀！害死了人你们管不管哪！”翟梳一边喊着，一边就走到了匪兵跟前。匪兵们马上用刺刀尖抵住了她的胸膛。这时，站在街上的百十个农民、市民和学生，有的狠力跺脚，有的大声呼喊。翟梳知道这是在给自己助威，

她就頂着刺刀往前闖。“傅迎谷把俺男人害了，給俺報仇呀！……”

两个匪兵万沒想到一个乡下妇女，会有这么大的胆子。眼看着翟梳就要闖进大門，他們只得把枪一丢，連忙上前扭住了她。

这时，大街上的人越聚越多，城里的工人、学生、市民，里三层外三层，把县衙围得水泄不通。憤怒的人們議論紛紛，有的提着傅迎谷的名字罵，有的为屈死的弟兄鳴不平。正当人們的吼声震天动地，忽听一声哨子响，百十个匪兵从北大街冲了过来。匪兵們提起枪托，掄开皮带，見人就砸，見人就抽，最后，扭住翟梳和尚姊，把她俩掙出了县城。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县政府，立即下令戒严，城門下、县衙前安上了双崗，大街小巷不准通行。

翟梳和尚姊被挡在西关外以后，一直等待着时机，想再次闖进城去。快要上灯的时候，翟梳只見大哥和本庄几个同时被抓的五个人，从城里走了出来。她一眼就看穿了国民党的这套把戏：他們把尚庄人放出来，是想在穷人們已經烧起来的火头上泼冷水。这时，她果断地对大家說：“你們出来了，就赶紧回家养病吧！陷害步阶的仇，我是非报不可的。我要叫傅迎谷知道：穷人的命，不是一文不值的！要是我回不去了，廷梅就交給步梯和众爷們了！……”

翟梳主意一定，就在当晚繞到北关，趁天黑又摸进了县城。

不怕強暴 拦車递状  
識破陰謀 怒斥保长

第二天一早，翟梳就到伪县政府的門口繼續喊冤。每逢从大門里走出一个人来，她就上前拉住不放，吓得伪县府的大小狗官，有事只得从后門溜进溜出。开始，守門的匪兵吓唬她，揚言要把她押起来，可翟梳一点也不怕，弄得这些匪兵无計可施。后来，任凭翟梳喊破喉嚨，守在門口的匪兵也不管她了。原来，从南十字街到国民党县衙門口，都已布上了崗哨，想要支持翟梳的群众，根本接近不了县衙的大門，所以匪兵們就不把单身独个的翟梳放在眼里了。

翟梳喊了几天冤，已經累得筋疲力尽。一天夜里，有个人打翟梳面前走过，小声对她說：“你整天喊冤，連个呈子也沒有，再喊也不頂事。”这句话一下提醒了翟梳。第二天，她跑遍了淮阳城，央告了十几个“先生”为她写状子，但他們一听說告的是傅迎谷，就都不敢写了。有的“先生”竟說：“还是认命吧！常言說的好，穷不跟富斗，鸡不跟狗斗，鸡蛋咋能碰过石碾！——告傅二少，是想在老虎头上蹭痒！”翟梳听了这些话，气得直打哆嗦。她說：“傅迎谷搶走了俺的地，又把俺男人活活害死，我还认啥命！別說他是老虎，他就是刀山，我也要往上爬。我就不信天底下沒有一个讲理的地方！……”

沒有状子，翟梳仍空手前去喊冤。警察来抓她，她就在警察面前喊。警察把她赶到背街里，她就在背街里喊。这

样，使得淮阳城里的老老少少，很快都知道了傅迎谷霸地害人的罪恶。每天晚間，当翟梳在关帝庙大門底下避寒时，附近的穷爷們，都来安慰她。有的給她送东西吃，有的給她送鋪的席子和麦秸，还有不少妇女向她傾吐自己的不幸和大体同她一样的悲惨遭遇。这一切使翟梳深深感到：她的冤屈，是无数穷苦姊妹的冤屈；她的不幸，是所有穷苦爷們的不幸。同时她想：要是自己向这些豺狼們低头认輸，不声不响地回尙庄，不仅对不起惨死的丈夫，也对不起城里城外所有的穷爷們。想到这里，翟梳告状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一天晚上，翟梳正走在大街上，一个人悄悄地从背后递給她一张紙，并說：“这是状子，明天你拿着到专员公署門口等着，見到专员田鎮洲坐汽車路过时，就拦住車递上去。”

沒等翟梳看清这个人的模样，那人就加快脚步走了。翟梳接过来状子，心里是多么激动啊！多少天来，就盼望着有人能給她写张状子，現在终于有了。这位好心人，不但分文不取，还亲自給她送来。翟梳越想越激动，不禁热泪滾了下来。

第二天，在許多穷苦群众的指引下，她终于找到了伪专员公署。这时，天还没有大亮，翟梳看到了一个高大的門楼，一对张开血盆大嘴的石獅子，蹲在大門两旁。石獅子两边，几个美式装备的匪兵来往走动，他們的鋼盔上反射着寒光。看得出来：这里比国民党县政府門口的警戒更加森严了。

翟梳一直等到晌午，才見一辆小汽車从北十字街开过来。她猜想里面一定坐着田鎮洲，就紧走几步，打算把状子递上去。誰知汽車开到翟梳跟前，呼的一声，擦着她的身子

就飞快地开了过去，把翟梳撞倒在地上。

群众看到这种情景，一个个愤恨得咬牙切齿。这个说：“这些狗官和地主老财是一路货，都是头上长疮、脚底板流脓——坏透了。他们就是不管咱穷人的死活！”那个说：“这样人命关天的事，他们不问，咱就不能放过他们，咱一定要跟他们干，出出咱穷苦人的气！”

在忿忿不平的议论中，有一个人走到翟梳跟前说：“田镇洲这家伙晚上胡闹，白天就睡大头觉，每天不到小晌午绝不起床。明天一早，你到专员公署后边那座大楼的后窗口情喊啦，田镇洲就在那睡觉，你喊得那家伙睡不成懒觉，或许他会叫人出来接你的状子。”

翟梳一听，觉得这倒也是个办法。第二天一早，她刚走到伪专署的后墙跟，早就有七八个穷苦人在那里等着。他们见翟梳一到，连忙搬来几块砖头，叫翟梳站在上面，大声喊冤，他们也在下面同时呼喊助威。果然，不多一会儿，田镇洲派了一个勤务兵出来收下了状子。

递上了状子，翟梳觉着有了指望，就走到附近一个茶棚下面等起来。等啊，等啊，一直等了一天一夜，仍不见动静。这时，夜已深了，群众也早已散去。大街上，行人也越来越少。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汉，为了生活还在不停地叫卖。

十几天来，翟梳到处奔波，因为她告状心切，一两天不吃东西，也没感觉饿过。自从今天把状子递上以后，她心里似乎安定了一些，才感到饿了。翟梳几次想回关帝庙去，但总想在这里再等一等。她寻思：说不定啥时候有人来传，一时找不到人咋办！因此，无论肚里饿得怎样难受，她也没有

走动一步，两眼死盯着那个黑糊糊的伪专署大门。那时候，正是滴水成冰的数九寒天，她身上的薄棉袄，被匪兵撕扯得好几处露出棉花，已挡不住一点寒气了。翟梳只觉着自己像掉在冰窖里，浑身上下都冻酥了。

正当翟梳又冷又饿，禁不住浑身发抖的时候，有一个人向她迎面走来。这人一手端了一大碗热油茶，碗沿上架着四五根油条；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件厚敦敦的羊皮袄。他走到翟梳跟前，假殷勤地说：“您大嫂，快吃吧！这是专给您送的，吃了喝了，把皮袄披在身上，暖和暖和吧！”

翟梳听有人对自己说话，心里一惊，忙用眼打量，只见此人约有五十岁年纪，花白的胡须，长长的指甲，上身穿着棉袍马褂，下身穿着棉裤棉靴，脖子上缠条绒围巾，鼻梁上吊副金丝眼镜。“看样子定是个有头脸的家伙。”翟梳思忖着：“俺婆家和娘家，从来没这种亲戚呀！这人半夜三更，为啥来给我送吃送穿？”

“别愣怔了，油茶快凉啦！”这人一面催促着，一面就把东西放到茶桌上。

“你是？……”

“噢……您问我？”这人坐下来：“提起来咱也不远，我跟您庄尙步衢老先生家有亲戚，我是城北大徐庄的徐进楼……不过人家都叫我徐老进！”

“徐进楼！”翟梳一听这个名字，再仔细一瞧，马上就认清了这家伙正是三年前替日本鬼子到尙庄来催粮逼款，整整闹腾了三天，直逼得好几户穷爷们寻死上吊的那个狗保长。

翟梳心里想：“夜猫子进宅，没事不来。”然后就挺起

腰杆，壮壮精神問他：“你是来弄啥的吧？”

“啊……这个，那我就直說了吧！”徐进楼說着搓了搓手，拉过来皮袄垫着屁股，然后袖好手，坐下来說：“我是来劝您回去的。”

“回哪？”

“当然是回您家呀……”徐进楼忽然压低嗓門，伪装同情地說：“你一个妇道人家，抛头露面地……整天在城里混，不怕本庄爷們笑話？”

“我命都撇在一边了，还怕誰笑話？”

“啊，是这样！……”徐进楼看头几下沒打中翟梳，只好亮出底相来：“照直說吧，这场官司你不能打了……我是来当說合的。”

“当誰的說合？”

“当然是尙、傅二家。”

“誰請的你？”

“傅……傅二先生！”徐进楼說着从怀里摸出一张紙来：“这是一张撤銷原訴的‘稟帖’，只要你在这上面画个押，按个手印，答应不打官司，傅二先生情愿把在你庄的五十亩大弓地，全部給您，另外再加上新买尙步臣的一处宅子……”

翟梳听到这里，气得一时說不出話来。她心里明白：

“这是傅迎谷差人来买我丈夫的头了！……”她想站起来撕他，但总挪不动身子——她已經气得手脚由不得自己了。

徐进楼見翟梳不說話，以为有了轉机，就連忙說：“您嫂子，別迷啦！快答应了吧！俗話說得好，‘地是刮金板，有地就有臉’。你有了宅子有了地，坐着不动，吃穿一辈子，再



也不用操心受累了。要是你丈夫活着，这咋能办到呀？……如果您想再跨个門坎，那也不难——想法把地变換到娘家去。娘家富了，無論你嫁到哪里，穷人还能不看着你的臉說話！”

“呸！閉住你那狗嘴！”翟梳使了很大劲，才吐出一口唾沫来，然后就斬釘截鉄地說：“要想叫我不告傅迎谷，那也容易。你回去跟他說，叫他买口上等棺材，盛殮了俺男人的头，叫傅迎谷披麻戴孝，送到俺尙家老坟，立个碑，唱三台大戏，再叫他以命抵命……”

徐进楼被翟梳狠狠地訓斥了一頓，碰了一鼻子灰，連忙夾起皮袄，端起油茶，狼狽地向北十字街溜走了。

“哈哈哈哈哈……”这时，突然从附近的街巷里，传来一陣呵呵的笑声。原来在离茶棚不远的黑胡同里，正站着不少进城赶早集的穷哥們，他們見翟梳把徐进楼訓斥得狼狽溜去，高兴得大声笑了起来。

受賄受賂 鬼能推磨

地主官府 一唱一和

腊月二十五下午，淮阳城里到处傳說着这样一个消息：伪专员田鎮洲，已經接下了人头状，今天夜里就要过堂了。

人們听到这个消息，不約而同地来到了伪专署的大門口。他們一直等到上灯的时候，才見几个穿长袍馬褂的人，陪着傅連谷进了伪专署。这时，聚集在这里的群众，紛紛要求到里面去旁听，但是十几个匪兵端起枪挡住了人們的去

路。

早等候在这里的翟梳，被带进一个大房子里。这座房子说是大地主的客厅，却没有方桌、斗椅、长条几；说是一个庙堂，却缺少佛像、香案和鼎炉。在一列公案桌子后面，坐着几个泥塑木雕似的国民党狗法官。正中间一盏呼呼响的汽灯下面，坐着的就是前几天从汽车里见到的那个肥头大耳的胖家伙。翟梳心里明白：这就是伪专员田镇洲了。

“你叫翟梳吗？”上边问。

翟梳点点头。

“你丈夫是尙步阶？”

翟梳又点点头。

“你家什么时候把地卖给黄惠民的？”

“黄惠民？”翟梳一听，觉得不对头。她回头一望，只见在背后不远处，站着一个人，这人正是黄惠民。

“不！不！”翟梳说：“他没有买俺的地。”

“可这里有土地成交字据！”一个国民党法官从公案桌子上拣起一张纸念道：“立卖地字据人尙步阶，因无钱还债，情愿将自己祖传四亩二分五厘地，卖于黄惠民名下为业，以地抵债，两无纠葛，空口无凭，立约为证。卖地人尙步阶、买地人黄惠民、中人傅迎谷……”

“你胡说！”翟梳听到这里，心里马上明白了：他们想用这个假字据来为傅迎谷开脱。她喊道：“田专员，你说地是黄惠民买的，为啥打的粮食一开始就拉到傅家？你们自己出的告示，规定数年卖的地可以赎回，为啥傅迎谷收了赎金不给地？傅迎谷仗着他是县参议，勾结县长把俺男人抓走，又叫他当科长的侄子把俺男人害死在牢里，这些你咋不管？”

……”在翟梳这样一步紧逼一步地大声质问下，田鎮洲惊慌失措，两手直抓他那肥脑袋，连忙叫人把黄惠民带下去，然后又同左右嘀咕了几句，就匆匆地离开了公堂。就这样，經他們精心策划的第一場鬼把戏，就草草收場了。

第二天，伪专署大門外聚的人更多了。尙姊和本庄几个妇女在前面一个劲地喊，众人站在她們背后助威。在群众的压力下，田鎮洲不得不再次开庭。

翟梳一上公堂，就看見公案桌子边站着傅迎谷。她心里暗暗高兴，心想：这家伙高低被弄来了。

但是，这天一开庭，田鎮洲就装起“和事佬”来。他說：“根据調查，尙庄的地是傅迎谷从黄惠民手里买来的。本来傅二先生与原卖地戶沒有瓜葛，不过現在經我从中調解，傅二先生情愿把地租給原卖地戶，地租不高，錢粮皆可。你不是想种几亩地嗎？現在可滿意了吧！”翟梳听了这些话，心都快要气炸了，但却暗暗拿定了主意，根本不去和他糾纏这些。她等田鎮洲說完，劈头就問：“害死俺男人的凶犯是誰？”田鎮洲說：“这要容本署慢慢調查。”翟梳說：“真凶实犯正在眼前，还調查啥？”田鎮洲說：“无凭无据，本署不能擅下論断。”翟梳說：“你凭着一张假字据，就断定地是黄惠民买的，还想叫俺乖乖当傅家的佃戶，这中人你为啥当得这么卖劲？現在有俺男人的人头，又有淮阳城里穷家爷們的見証，你咋說无凭无据？你咋不給俺伸冤？”这番有理有据的話，問得田鎮洲瞠目結舌，无言答对。最后他只得說：“好吧好吧！本署一定据理公断。”然后就一拍桌子，装模作样地說：“来啊！先把傅迎谷給我扣起来！”两个警察应声走过来，客客气气地把傅迎谷迎到偏

房里去了。这哪像是扣押犯人的样子，这简直就像陪送他們的亲爹！就这样，第二場把戏又落了幕。

第二堂过后，翟梳和尚姊仍在城里等着，誰知等来等去，等到腊月二十八那天，只見一辆小汽車从伪专署里开了出来。翟梳只差一步沒能拦住車头，汽車就像是吓破了胆的兔子飞快地窜了。翟梳問伪专署的人，他們說：“专員回項城老家过年去了，这场官司他年前不問啦！”

翟梳沒法，只好跟尚姊回到了尚庄。由于在城里受惊受寒，翟梳一回到家里就病倒了。这场大病，害得她几个月不能起床。

頑強翟梳 痛斥狗官  
豺狼露丑 狼狽不堪

一九四六年夏季，国民党反动派不顧全国人民的憤怒声討，悍然发动了大規模反共、反人民的內战。

处在蒋管区淮阳县的地主們，这时就更加嚣张了。他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着疯狂的阶级报复。城里头，天天有无辜农民被关进监牢；西門外，天天响着劊子手們残杀穷苦农民的枪声。穷苦农民的鮮血，使土地、河水都变了顏色。

就在这个时候，伪淮阳县法院接受了傅迎谷的“起訴”，把久病初愈的翟梳和他大哥尚步梯传进了城。

生活教育了翟梳和尚庄的穷苦农民，终于使他們看透了傅迎谷、田鎮洲之流的豺狼心腸，他們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已

經完全沒有幻想了。

翟梳一走进法庭，就見到自己的仇人傅迎谷，正洋洋得意地在上首站着。几个穿“黑道袍”的家伙，毕恭毕敬地瞧着他，准备随时看他的眼色行事。

翟梳一看这种陣势，还没等他們宣布开庭，就大声质問道：“堂上誰是被告？”

“抗租不交的是被告！”一个法官怯怯地說。

翟梳懂得他說的是什麼意思。在进城的路，她就听說了：这次傅迎谷“起訴”，就是想在翟梳头上开刀，做个样子給尙庄人瞧瞧，以便永远霸下尙庄人的土地，把尙庄人踩在自己脚底下；同时还可以倒打一把，訛下更多的錢粮。現在又听这个狗官这么一說，翟梳心里也就更清楚了：在田鎮洲、傅迎谷这些大小豺狼当道的法庭上，根本沒有穷人說理的权利，也沒有穷人打赢官司、伸冤报仇的任何希望。于是，翟梳趁法官还未問話，就先在法庭上大声斥責起来。她把傅迎谷祖輩几代訛人霸产、血債累累的滔天罪行，把田鎮洲、狗县长、伪法官受賄受賂，与傅迎谷狼狽为奸的丑事，把黄惠民低三下四、卖身求荣的狗腿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一点不漏。翟梳那义正詞严的揭露，使傅迎谷头不敢抬，伪法官臭汗直流，黄惠民龟縮在墙根下渾身发抖。

这时，只見傅迎谷把嘴一呶，一个法官慌慌张张站起来說：“經审判，翟梳等借尸訛賴，抗租不交，煽动乡民，图謀不軌……”还没等他說完，翟梳气得扑了上去，不防被四五个伪法警抓住，連打帶拉地把她赶出了法院。后来，伪法院就不明不白地了結了这桩案件。而傅迎谷趁歉年霸占的几百亩土地，从此也就“合法”地上到他的戶头上去

了。

傅迎谷以为官司打赢了，乐得他坐在“寄杏居”的柜房里飘飘然起来。他云里雾里地想啊，似乎觉着那些骨瘦如柴的佃户们，正把大批粮食扛进他的粮仓，大量银圆、钞票送到他的手中。可是没等他的好梦做成，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就把他吓得抱头鼠窜了。

阳光普照 人民解放  
血海深仇 永志不忘

一九四八年，淮阳解放了，劳动人民见到了太阳。经过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劳动人民斗倒了地主，消灭了土匪，挖掉了数千年的封建老根，劳动人民从此翻身做了主人。

翟梳，这个在旧社会受尽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和广大贫下中农一道，积极参加了各种政治运动，与公开的敌人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由于傅迎谷在淮阳第一次解放时，畏罪潜逃，不知下落，翟梳和尚步梯以及尚庄的农民群众心里，都像有个疙瘩没有解开一样。这不仅因为傅迎谷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而且他们也担心这家伙在外边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危害人民。

一九五〇年元月的一天上午，尚步梯进城买东西，走到十字街口，迎面碰到一个愁眉苦脸的人。步梯感到奇怪的是：这时人人都为迎接土改后的第一个新春而兴高采烈，这个人却愁眉苦脸，低头弯腰地走着。步梯仔细一瞧，这家伙不是别人，正是傅迎谷的狗腿子黄惠民。仇人相见，分外眼

紅。步梯走上去，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襟說：

“好啊！你这个狗东西，到底从狗洞里钻出来啦！”

黃惠民睜大一双老鼠眼一看，抓他的人是尙步梯，他就馬上吓得站也站不穩了。“你恩典恩典我吧，我求求你，你老抬抬手叫我过了这几天！”

“过了这几天？你还妄想国民党再来呀！告訴你，你盼不到啦，你們的日子到头啦！走，上公安局去！”

尙步梯在群众的帮助下，隨即把黃惠民押进了公安局，經過审訊，黃惠民不得不供出了傅迎谷的下落。原来，这只狡猾的老狐狸，在一九四七年六月淮阳第一次解放时，就逃到漯河，改名換姓开了个药舖，企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在黃惠民被逮捕后不久，这个对手沾滿貧苦农民鮮血的恶霸地主傅迎谷，也被人民政府派人押了回来。接着，召开了公审大会，當場处决。狗腿子黃惠民，被判处了十五年徒刑。傅家的賬本、地契、文約和借据，在尙庄貧苦农民的面前烧成了灰烬。

現在，翟梳虽然已經上了年紀，但身子还很結实。她的吃喝穿戴虽然早由政府和人民公社包了起来，但她平时总設法給队里干点零碎活儿。她有时去場里看看，有时为侄儿媳妇或左邻右舍的妇女們抱抱孩子，是个名符其实的“閑不着”。她的女儿廷梅，已在三年前出嫁，現在是生产队里的貧农代表；女婿是个現役軍人，已在部队里入了党。翟梳老大娘看到女儿那种无忧无虑、甜滋滋的劲儿，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不过，她也常給女儿讲些老一輩人的悲惨往事，使她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不易。廷梅很听母亲的話，凡事总是按党的指示办，最近因她为貧下中农办事积极，生产上成績突

出，得到了公社的表揚，翟梳高兴得也夸奖了女儿一句。可是廷梅却說：“这有啥可夸的，媽不常对我說，凡是貧下中农都是咱的亲人，为大家操心是咱們的本分嗎！我要永远听党的話，为社会主义踏踏实实地干一辈子哩！”

（傅凌云插图）



# 冤单八百张

中共光山县委宣传部整理

一九四七年八月的一天早晨，在光山县城和全县的大小集镇上，到处贴满了一张张的冤单，冤单上用铁的事实控诉了反动统治阶级残害贫农的滔天罪行。这冤单贴出去以后，一传十，十传百，一霎时全县群众都知道了，人人咬牙切齿，义愤填膺。他们说：“这世道穷人咋活下去啊！”“啥时候才能熬出这光景！”

这冤单上写的究竟是什么惊人的事情？反动阶级又犯下了哪些血腥罪行？这得从头说起。

## 萧老汉黑夜脱虎口 荒山坡茅棚安下家

解放前，在光山县西南晏河集附近有个村庄，名叫老洼，村里只有一户人家，户主名叫萧文正，人称萧老汉，全家共有老汉、老伴、儿子、媳妇、女儿和孙子六口人。

萧老汉原来并不是这里人，他是在外地被地主、伪保长逼出来，逃到这里的。

一九四四年以前，萧老汉家住本县何寨，给地主、伪保长

吳興儒种田，全家人成年过着受气挨餓的苦日子。一九四四年，吳興儒突然說蕭老汉的儿子蕭明发中了壮丁签，一連抓了他几次壮丁。第一次沒抓到人，吳興儒逼着蕭老汉請了一桌客，花了九十块钱；沒隔多久又抓第二次，这一次蕭老汉把家里仅剩下的一条牛卖了，給了吳興儒三十块钱；錢刚交上沒多长时间，吳興儒又第三次来抓壮丁。蕭老汉一气之下找到吳興儒說：“吳興儒，你好狠的心！你逼我把家里东西都卖光了，还非抓走我的人不行，我还咋給你种田？我不能再給你种了！”吳興儒冷笑一声說：“你滾蛋也行，可是先得把你儿子送去当壮丁。”不到三天，伪保丁又来抓蕭明发的壮丁。蕭明发虽然早已逃走，可是保丁們把屋里的东西搶劫一空，并声言非把蕭明发捉住不可。蕭老汉受不了这种欺压，就在一个夜晚，冒着寒风，逃到了晏河集附近的老洼落了脚。

老洼虽說是个村庄，却沒有一戶人家，只有几間破茅棚，当时人們都叫它“死人洼”。据說这地方以前也有住家戶，后来因为遭到土匪的多次搶劫，人死的死、跑的跑，也就断了人烟。

蕭老汉来到这里，托了很多人說合，才住到这儿給人家看山。这地方虽然像个漫野草地，荒荒凉凉，但老汉觉得总比受吳興儒那狗地主的欺負强得多，只要人勤快、正直，还能弄不到一碗飯吃。于是，一家人开荒、砍柴，苦度日月，开头一年倒也平安无事。一年以后，晏河集的地主和保长們看蕭老汉有碗稀飯喝了，就三天要款，两天逼粮，千方百計地搜刮他。又过了两年，到一九四七年的时候，蕭老汉的一家就大祸临头了。

## 旧社会穷人祸连祸 好悲惨四口遭残杀

这年阴历四月十五日，光山县晏河集正逢古庙会，会上唱着一台花鼓戏。这天，萧老汉的闺女萧四姑也同嫂嫂到会上看戏来了。正当人们看戏的时候，忽听有人小声说：“赵冰岩来了！”这句话声音虽小，震动却很大，霎时戏台下的人马上乱开了，一时散去了一大半。萧四姑也在人群里拉着嫂嫂慌忙往外走去。

赵冰岩是光山县的头号大恶霸地主，反动政府里的县参议员、救济院院长、民团头子。就凭着这些反动势力，他到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不知杀害了多少无辜百姓，奸污了多少良民妻女！提起他，光山县的几十万群众，无不切齿痛恨。

一会，赵冰岩挺着母猪肚子走进戏场，身后跟着四个狗腿，个个腰别手枪，如狼似虎。这老贼一走进戏场，两只老鼠眼睛就四处张望。当他发现有个俊俏的姑娘正往外走时，就忙叫狗腿王麻子上前搶劫。

这姑娘就是萧四姑，那年刚十八岁，自小跟他父亲一样有个倔强的性子。她一见王麻子拦她，气得破口大骂，吐了他一脸唾沫。王麻子正要动手，萧四姑的嫂嫂高声叫嚷：

“你怎么这样欺侮人，你家就没有姑娘？”她这一声张，人们从四面八方围拢上来，个个横眉怒目，大声喝斥：“简直是土匪！”“不要让他跑了，揍死他！”

赵冰岩见情况不妙，随即命令他的狗腿们掏出手枪，对着人们吼叫起来：“闪开！闪开！再不闪开枪崩了你们！”

人們並沒有被趙冰岩的一句話吓唬住，相反，圍上來的人越來越多，怒喝聲越來越大。這時，趙冰岩和他的狗腿子們，只好夾起尾巴溜走了。

當天下午，趙冰岩又派狗腿王麻子來到蕭家。這家伙一進門就奸笑着說：“蕭文正，縣里趙參議員今天晚上要到你家來坐坐。”

雖然戲場上發生的事，蕭四姑怕惹爹媽生氣，一直沒告訴蕭老漢，可是他知道趙冰岩要來就沒好事，便冷冰冰地說道：“到我這窮家小戶來干什么！”王麻子皮笑肉不笑地說：“趙參議員看你家蕭四姑為人大方，晚上想請她陪陪。”

蕭老漢一聽這話，怒火萬丈，指着王麻子說：“王明太，你別看錯了人，我姓蕭的雖窮骨頭硬，收起你們的攤子！”王麻子又從腰里掏出二十塊銀圓，說：“別生氣，這是趙參議員拿的錢，讓給蕭四姑做衣服用的。”蕭老漢越聽越惱火，一巴掌將錢打到門外，一雙憤怒的眼睛逼視着王麻子：

“你快給我滾！”

王麻子見蕭老漢勢頭不對，忙拾起錢趕快溜走，等走遠些了，才一邊走着一邊嘴里嘟囔着：“不識抬舉的東西，走着瞧吧！”

王麻子走后，蕭老漢一屁股坐到床上，牙齒咬得嘣嘣响，气得半天沒說出話來。蕭大娘也急得团团轉。他們覺得趙冰岩這個禽獸，既然起了這種黑心，決不會白白罷休。要是他萬一闖進門來，在這個深山小村里，可該如何對付。正尋思間，只見蕭老漢猛地站起來，將一只鉄錘般的拳頭砸在床板上，半天才說出一句話：“拚着老命不要，也得把人保

住！”

晚上，正好萧四姑的舅舅严仿如来了。他听萧老汉把这事一說，气愤地罵道：“这些家伙簡直不是人！明天赶快叫閨女出去躲躲。”全家人又气愤又焦急，一直到深夜也沒睡覺。

停了一会，只听屋外呼呼地刮起了大风，随着大风传来了一阵陣狗叫声。萧老汉和严仿如刚站起身来，屋門吱呀一声被推开了，接着从門外射进来几道刺眼的手电光。“严仿如，走，給我們領領路！”随着話音，两个狗腿窜进屋来把严仿如架走了。萧老汉上前去拦截，被狗腿子一下打倒在地。

原来赵冰岩这天晚上企图强奸萧四姑，听說她舅来了，就派人先把严仿如害死在山坡上，然后才带着王麻子等几个狗腿子来到萧老汉家。

萧老汉一見这老贼，气得面如土色，一个箭步跨到門前，两只胳膊拚命地把門拦住，憤怒地說道：“你們都是做官的，到俺們穷家小戶干什么？”

沒等赵冰岩开口，王麻子却血口噴人地先嚷起来：“萧老头子，你下午說得好好的，让萧四姑陪陪赵參議，怎么又翻板了？”

赵冰岩这时癡笑两声說：“老伯，我来不为別事，想請萧四姑陪我吃几口烟。”

萧老汉一听，气得渾身发抖，厉声喝道：“你們不要这样欺侮人，人人都是父母生，你家也有姊妹！你們赶快給我走开！”

赵冰岩一听，恼羞成怒，掏出手枪吼叫起来：“萧老头

子，你放明白点！再不滚开，我枪崩了你！”

萧老汉把衣裳解开，拍着胸膛：“你打吧，狗娘养的，我拚上这条老命！……”话还没落音，几声枪响，倔强的萧老汉就倒了下去。

萧老汉的儿媳妇正在喂小孩吃奶，一看这群豺狼开枪杀人，大叫一声，猛扑过来。只听呼呼两声枪响，儿媳妇和怀里抱着的孩子也倒在了血泊里。萧大娘正在破着喉咙大声嚷叫，被狗腿们用绳子活活地勒死。身单力薄的萧四姑，哪能斗过强盗们，便被拖到后山岗上。野兽赵冰岩刚一上前，就被萧四姑抓得满脸淌血。赵冰岩吼叫一声：“给我勒死！”几个狗腿子上去，又把萧四姑勒死了。

就这样，赵冰岩这个野兽为强奸萧文正的女儿，一下子杀害了四条人命。像这样的遭遇，在旧社会又何止萧老汉一家啊！

### 萧老汉带伤去告状 赵冰岩两刺萧明发

萧老汉当时虽然身中三枪，可是没有被打死。他半夜甦醒过来，用力睁开模糊的眼睛，只觉眼前一片漆黑，除了听见小孙孙断断续续的哭声外，再也没有其他人的声音，这时他什么都明白了。他想大声喊叫，可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只觉得天旋地转，一阵剧痛，又昏迷过去。

次日清晨，一个放牛的小孩来到萧家门口，推门一看，茅棚里满地是血，地上躺着几个血淋淋的尸体。这孩子吓得噉的一声，扭头就跑，边跑边叫：“萧老汉一家人都被杀了！”一霎时，邻村的穷哥们挤满门口，看到萧家被杀得这

样凄惨，个个悲痛落泪，愤恨地说：“赶快捉拿凶手，进城报案！”正在这时，有人发现萧老汉和他的小孙子还在微弱地呼吸着，他们就赶紧抢救。停了一会，萧老汉睁开双眼，见旁边围了許多人，就用尽气力说：“我儿子出去买粮食去了，快告诉他！杀我的凶手是赵冰岩，我要去告他！……”正说到这里，跑进来几个人，喘息着说：“四姑被害死在后山崗上，浑身烏青，两手都是血！”“严仿如被害死在前山崗上，嘴里塞满了土，遍身是伤！”萧老汉一听，大喊一声“报仇啊！”又昏迷了过去。

天下穷人心连心。穷哥们把萧老汉和他孙子抢救过来，掩埋了萧四姑等人的尸体，并找人给老汉的儿子送信后，就抬着萧老汉进城去告状。

赵冰岩听说萧老汉没死，正往县城里抬，忙派狗腿子去拦劫。几个狗腿子追上一看，只见护送的人那么多，马上就溜了回去。这时，赵冰岩又一面派王麻子去杀害萧老汉的儿子萧明发，一面他自己也坐着小轿慌慌张张进城去了。

穷哥们直把萧老汉抬到县衙大堂喊冤，恰巧碰见伪县长赵毓伯。赵毓伯不耐烦地问：“你们这是干啥？”萧老汉听说是县长到了，忍着疼痛大声说：“我叫萧文正，是晏河人，赵冰岩为强奸我女儿，杀害了我一家四口，请县长给我伸冤！”

赵毓伯是赵冰岩认的自家大哥。他一听是告赵冰岩，就大声喝斥：“胡说！赵参议不是那种人！你家里人准是土匪打死的，我慢慢给你调查。”

“我亲眼见凶手是赵冰岩！”

“那是土匪装扮的。你无凭无据，信口诬告！”

抬萧老汉的穷哥們齐声质問：“萧文正家四口被杀，亲眼看見了凶手，怎么說是誣告？”

赵毓伯被质問得目瞪口呆，恼羞成怒，就吼叫道：“你們連张状子都沒有，竟敢在衙門里胡鬧，快給我滾出去！”

萧老汉状沒告上，反而被伪县长喝出堂来。他越想越气愤，登时枪伤剧痛，昏了过去。后来，穷哥們就把他抬进了医院。

赵冰岩进城后，找到了伪县长赵毓伯，还没开口，就把六百块銀圓摆在桌面上。赵毓伯两眼斜看着桌面說：“老弟，对得起你吧，听說告你，我就把他們撵走了。”

赵冰岩出了县衙回家后，听王麻子說沒有打死萧明发，气得暴跳如雷。王麻子沒找到萧明发嗎？不。这家伙自奉了主子之命，很快就把萧明发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他知道萧明发这次是去买粮食的，必定走大路。于是他像一只餓狼，张着血口，在大路上窜来窜去，两只猩紅的血眼死盯着路上每一个来往的行人。就在这个时候，去給萧明发送信的人，已經赶到他前面去了。这天早晨，萧明发正走在路上想着临走时妹妹对他說的話：“哥哥，你得快回来，家里明天就沒米下鍋了。”突然，迎面有个熟人气喘喘地向他跑来。那人見明发迎面而来，忙說道：“明发，昨晚你的母亲，舅舅、媳婦、妹妹全都被赵冰岩杀害了！大叔还活着，已抬到县里，你赶快进城去找他一起报仇吧！”萧明发听这一說，一屁股蹲在地上，哭了半天。他估計赵冰岩一定还要派人害他，就改走了小道。誰知他沒走多远，就被王麻子盯住了。

原来王麻子在大路上沒找到萧明发，后来就改变了主



意，到小路上去截。王麻子在小路上找了一早晨，才见萧明发慌忙地走来。这家伙连忙躲在隐蔽处，照着萧明发打了两枪。萧明发听见枪响，就朝着村子里跑去，王麻子又打了两枪。这几枪都没打住萧明发，却把村子里的人都引来了。王麻子看村子里来的人很多，就顺着田沟逃窜了。

萧明发跑进了县城，到医院一打听。有个医生悄悄告诉他：“赵冰岩花了一百块银圆，让医院害死你爹，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一个姓萧的客店里去了。”萧明发跑到客店找到了萧老汉，父子俩一见就抱头大哭。萧老汉悲愤地说：“明发呀，快找人写状子告赵冰岩！……”

第二天，萧明发就找人写了张状子递进县衙。几天之后，县衙才传萧老汉去过堂。穷哥们把萧老汉抬进大堂，只听堂上一个狗头鼠眼的家伙说道：“萧文正，你这状子上写得不明不白，一团糊涂，本院无法审理！”这一场官司就这样结束了。

把萧老汉抬回客店，屋里已经挤满了人。有个年轻人气得一蹦三尺高说：“我就不信，这大冤枉告不准状，穷人的命就这么不值钱！”众人也齐声说：“还得写状子告，赵冰岩势力再大，也得跟他干到底！”

就这样，萧老汉又递上了第二张状子，接着又递上了第三张、第四张……，可是却一直没有什么动静。停了好长时间，衙门里来人了，指名叫萧明发去过堂。人们猜疑开了：为什么这一回只传萧明发去过堂呢？有几个人就跟着萧明发来到县衙大门听动静。

原来，赵冰岩想杀死萧明发，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后来他就掏了四百块银圆，买动县衙，摆布下了这个恶毒的

圈套。

萧明发走到县衙二道門口，突然閃出了两个匪兵。

“干什么的？站住！”

“我是来过堂的。”

“你叫啥？”

“我叫萧明发。”

萧明发的話刚落音，一个匪兵举起刺刀就朝萧明发的心窝戳去。萧明发一閃身子，刺刀刺进了胯骨。萧明发大声急叫：“救命啦！救命啦！”聚集在大門口的穷哥們听到喊声，不顾匪兵的阻拦，就憤怒地冲了进来，可是凶手早已溜走了。

### 父子俩潢川去上告 黑衙門上下一个样

状告不准，萧明发还险些被害，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憤怒。一連数日，城里城外到处是忿忿不平的議論声。赵毓伯看到群众的反抗情緒一天天高涨，忙派狗腿子把赵冰岩找来，又摆下了一个恶毒的阴謀。

第二天，他們一面传萧老汉过堂，一面抓来了七八个老实农民。公堂上，赵毓伯杀气騰騰地吼叫着：“把凶手押上来！”

萧老汉一听说要押凶手过堂，不由得睜大两眼朝門外张望，只見几个匪兵押进来七八个人。萧老汉仔細一看，哪里是什么凶手，全是邻近村子的穷兄弟，心里馬上明白了。他还没来得及质問，赵毓伯就拍案喝道：“你們为啥杀萧文正一家四口？从实說来！”

萧老汉一听，气得两眼冒火，浑身打颤，当即揭露：“县长，你抓的全是好人，哪里是凶手！杀人凶手是赵冰岩！”

“胡说！本县经过详细调查，这些人就是凶手。”

萧老汉大声嚷道：“真正的凶手你们藏起来，反而抓来这些好人，要他们做赵冰岩的替死鬼，你们好毒的心！”赵毓伯见花招被戳穿，又连忙把萧老汉赶出大堂。

萧老汉回到客店，对儿子说：“明发呀，光山有个赵毓伯，在这里伸冤是没有指望了，咱得向上告，就不信天下没个论理的地方！”第二天清早，父子俩就动身到了潢川，托人写了张状子，告到伪河南高级法院潢川第六分院。

赵冰岩得到这个消息，轻蔑地哼了一声说：“小小泥鳅还想翻大浪，你告吧，告到天边也拔不了我一根毫毛！”第二天就坐着三抬大轎，叫狗腿子挑着千把块银圆，来到潢川伪法院，买通了院长和法官。

开庭审问时，萧老汉走进公堂抬头一看，屋内阴森森，正面坐着几个龇牙咧嘴的家伙。坐在正中的一个肥头大耳的伪法官开腔问道：

“萧文正，你状子上写的属实吗？”

“完全是实。”

伪法官又要开口，突然，坐在右边的一个戴眼镜的家伙站起来说：“应该把被告传上堂来。”

伪法官一听，慌慌张张，马上改口说：“萧文正，眼下被告不在，你先回去，本院明日再来审问。”

这一堂虽然没问到头，可是萧老汉看到公堂上居然有人叫赵冰岩过堂，心里倒也宽慰了许多。那人真是替萧老汉说话的吗？不！原来这人是个律师，他见到伪法院院长、法官

一个个装满了腰包，便垂涎三尺，红了眼睛，故意提出质问。下堂以后，这家伙更满腹牢骚地说：“萧文正冤情重大，我要坚持正义。”赵冰岩闻讯后，马上又给这个律师送了二百块银圆。真是“有钱能买鬼推磨”，此后这家伙的“正义”也就没有了。

第二天萧老汉走进衙门大堂一看，仍不见赵冰岩的影子，只见那个律师两眼朝上，怪气十足。顿时，萧老汉的手脚都凉了，料知里面必定有鬼。一会，上面问：“萧文正，你怎么知道是赵冰岩打死你家里人的？”

“我亲眼看见的。”

“那正是黑夜，你怎么看得清？”

“他们打的有手电。”

“嘿嘿：有手电光就能看得清吗？你不能诬赖好人！”

萧老汉听这一说，气得大声喝斥：“赵冰岩杀害我家几口人，你们不闻不问，反说我诬赖好人，你们是黑官！”

“混帐！把这个老头拉下堂去！”说罢，萧老汉正要申辩，那些家伙一个个溜出了大堂。

从这以后，尽管萧老汉催案多次，伪法院却一直不理。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竟以“查萧文正一案，仰该县府酌情处理”的批示，不了了之。

## 撒冤单工农怒火燃 二豺狼连设新阴谋

萧老汉父子在潢川没告准状，只好又回到光山。这时，他们从亲身经历中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旧社会的衙门是为地主恶霸设的，穷人有再大的冤枉也告不出理来。可

是，萧老汉因此就不伸冤了吗？不，他说：“此仇不报，我死也不甘心！衙门不讲理，咱们就向众爷们告。”

就在这个时候，穷哥们给萧家想了个办法：印发冤单，来控诉赵冰岩的滔天罪行，揭露黑衙门与恶霸地主狼狈为奸的罪恶。穷哥们向印刷厂工人一说，工人们全力支持，连夜加班赶印了八百张冤单。第二天，许多工人、农民、学生一齐出动，把冤单贴遍了城里城外。邮电工人还秘密地将冤单散发到南京伪中央监察院、伪立法院以及伪中央日报、上海申报、武汉扫荡报和豫南各县。一连数日，虽然上下衙门始终没有音信，可是城乡广大群众的怒骂声、声讨声，越来越多，越来越高。

这时正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正在胜利地向南挺进，很快地解放了一个一个的县城，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解放军所到之处，广大受苦受难的群众如干柴燃火，打土豪，斗恶霸，革命运动热火朝天，势不可挡。赵冰岩看到这种形势，听到群众的怒骂声，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也坐不住了，于是带着几个全副武装的狗腿，匆匆跑进县衙去找赵毓伯，又策划了一个恶毒的连环计。

这天，萧老汉正躺在床上，忽见门外走进来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满脸横肉的家伙。这人一进门，便皮笑肉不笑地问：“萧文正在家吗？”

萧老汉见他这般模样，就怀疑地答道：“我就是，你有什么事？”

那人连忙哈着腰说：“久仰，久仰！我们对萧兄之事甚为关切，今请萧兄前往博爱医院，有事商量。”

听这人说的一番话，萧老汉有点摸不住头脑，便想看一

下这人究竟要搞什么鬼。当他来到博爱医院，进屋一看，只见屋里坐着的尽是一些油头胖脑袋的家伙，桌子上已经摆好了酒菜。有个家伙见萧老汉一来，就摇头摆尾地说：“萧兄日夜奔波，受惊受累。今日大家把萧兄请来，以表敬意。”

萧老汉厉声问道：“你们有什么事？”

那家伙干咳了两声说道：“没啥事，没啥事。大家很想帮萧兄伸冤，不过现在又找不到凶手。据查悉，这事确实与赵参议毫不相干。事已至此，赵参议念起乡邻之情，情愿助你重立家园，给你良田一百四十亩，楼房二十四间。凡事以和为贵，以后你就不要再惹赵参议生气了。”说着拿起一纸，就叫萧老汉画押。

没听他说完，萧老汉就抓过来那张纸撕得粉碎：“你们这些家伙瞎了眼，快收起你们这鬼把戏！”说罢就怒气冲冲地走了。那几个家伙目瞪口呆，站在那里活像一根根木棒，楞了半天才去找赵冰岩。

欺骗和收买没成，赵冰岩、赵毓伯就按照原先计划好的阴谋，又要了一套恶毒的鬼把戏。

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几个匪兵传萧老汉到县衙过堂。“怎么半夜过堂呢？”萧老汉怀着疑惑的心情来到了大堂，只见赵冰岩正洋洋得意地在上首坐着。就在这时，赵毓伯阴沉着脸对着萧老汉大声问道：“萧文正，把你的冤枉从实说来。”

萧老汉从头到尾又把冤情诉说了一遍。

赵毓伯转向赵冰岩，伪装严厉的样子说：“赵冰岩，是你杀了萧文正家的人吗？从实说来！”

赵冰岩大模大样地说：“县长，冤枉呀！杀萧文正一家的事情，与我毫不相干。四月十五日那一夜，我正在打牌，在

場的人很多，請縣長一問便知。”

這時，從後邊走出來幾個被趙冰岩事先買通的偽保長，齊聲嚷道：“縣長，趙參議冤枉呀！四月十五日那一夜，我們都在一起打牌，直打到天亮。”

蕭老漢听着听着，氣得渾身發抖，跺腳怒斥：“縣長，你和趙冰岩一個鼻孔出氣，同謀殘害俺……”

話沒落音，趙毓伯拍案大怒：“蕭文正，你大胆！你誣賴好人還不許別人申辯！”接着又對那些“証人”說：“眾位說的都是實的吧？”

那一群傢伙齊聲嚷叫：“完全是實，我們願意畫押。”

就這樣，不容分辯，趙毓伯就給蕭老漢加上個“誣告”的“罪名”，趕下堂去。

從此，趙冰岩就更自由自在地逍遙法外，而且更加凶惡地到處捉拿蕭老漢父子，逼得他父子倆隱姓埋名，東藏西躲。蕭明發把名字改為“盛雲風”。蕭老漢眼淚哭干了，嗓子叫啞了，直到最後瘋瘋癩癩，不知早晚，不知飢寒。

### 慶解放羣眾斗惡霸 念勝利莫忘階級仇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光山解放了，蕭老漢父子和所有的階級兄弟，見到了太陽。人民政府知道他苦大仇深，許多幹部都來慰問他，請醫生給蕭老漢治病。

這時，趙冰岩這個劊子手，早已抱頭鼠竄了。原來在我軍進入光山縣城時，這傢伙就逃到了武漢。武漢解放後，這傢伙突然搖身一變，扮成了商人。不久，全國各城市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民主改革運動，到處在捉拿惡霸，檢舉壞人。這

家伙見勢不妙，又匆匆溜到武昌附近的农村里，居然穿起农民衣服，赶起鴨子来了。就在这时，当地的群众早已把他監視起来，不久人民政府就把这个恶貫滿盈的大恶霸捉拿归案了。一九五〇年三月，在公审赵冰岩的大会上，萧老汉父子控訴了赵冰岩的滔天罪行，在场的群众无不痛哭流涕，咬牙切齿。成千上万的群众振臂高呼：“打倒地主阶级，打倒赵冰岩！替受压迫的阶级弟兄报仇！”人民政府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当场枪决了赵冰岩。

此后，萧老汉的瘋癲病也好了，明发也結了婚。原来在血泊中搶救出来的那个小孩，后来經過空乡邻的护养，現在已經长大，正在中学念书。一九五四年萧老汉在病逝前，把儿孙們叫到床前囑咐說：“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鬧革命，把地主恶霸和旧衙門打倒，咱們啥时也伸不了冤呀！你們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話。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萧明发恳切地回答：“爹，我一定記住你的話，把你的話当成传家宝，世代代传下去。”

（曾凡想插圖）



## 十八亩地

李 准整理

“衙門門，朝南开，有理沒錢莫进来。”“屈死不告状，餓死不揭帳。”这两句話，在豫西一带农民中間，流传得很广。这是广大农民群众，在旧社会里，通过无数次的亲身体会和悲惨遭遇，对社会生活得出来的总结，对旧政权和旧法律虛伪性的深刻批判。多少戶傾家蕩产，多少人茹苦含冤。多少穷苦群众，把那一綫希望寄托在一张状子上，结果是海底捞月，变成泡影；多少家为出一口气，跑遍了各州府县，到头来才从眼泪和咬碎的牙关上找到一条箴言，叫作：“有錢就有理！”

下边这段家史，就是讲一戶貧农和地主打了几年官司的痛苦遭遇。

这段史实发生在河南省灵宝县阳店公社东水头村。这家貧农姓郝，男的叫郝天才，今年已六十多岁；他老伴叫王靜仙，也五十多岁了，现在是东水头生产队的貧农代表。

王靜仙娘家是灵宝县北观头村人。她十二岁那年，因为家里穷，被媒人哄騙着童养到郝家。她在家时，听媒人说婆家人口少，茶飯好。可是到了郝家一看，地沒一壠，椽沒一

根，只有三孔破窑洞，一个锅台。一床被子，已破烂得不像样子。王静仙的女婿郝天才，全凭着一副豆腐挑子过日月，还要养活一个老爹。王静仙看到这光景，虽然年幼还不大懂事，可是她哭了。她知道这个婆家和娘家一样穷，她也知道将来的苦日月，就像手拿着一把圪针枣刺一样，要由她亲手捋到头。

郝天才虽然比她大十多岁，为人却忠厚老实，善良勤恳，平常待她像亲兄妹一样。“人心换人心”，渐渐地，这个小姑娘担当起家务劳动了。夜里她帮着丈夫磨豆腐，白天挖野菜做饭。煤火台高，她个子低，就搬个小板凳垫着做饭，摔下来，再爬上去。就在这样环境中，她的性格锻炼得坚强起来。她开始树立起这样的信念：“穷富绕不来，勤懒在自己！只要有两只手，日子再难，苦再大，也要打起精神往前过！”

就这样，郝天才这户贫农灶房上的炊烟从没有断过。哪怕是一碗野菜汤，一捧豆腐渣馍，王静仙也要做得热热火火的，应时端到丈夫和公公手里。

一九三七年，有一天忽然从川口街上来了一个伪保丁，要找郝天才家。郝天才胆小怕事，听说来了保丁，不敢出面应付。王静仙这时虽然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媳妇，却胆子大，主意稳，就把丈夫藏了起来，自己出面应承。

保丁到了院子里，王静仙问：“找郝天才什么事？”保丁说：“他有一两八钱银子的粮，还没完呐！”王静仙说：“我们家就没有地，哪里来的粮？”就在这时，年老有病的公公郝盛魁，在屋子里喊着说：“唉！咱有地，有十八亩地，光绪三年过年饷，一亩地五升谷子当给川口街的亢保召

家了。咱是有这十八亩山地。”

經老人这么一說，王靜仙心里扑楞楞地像开了一朵花！

“他家有地，还有十八亩地！”听说家里还有这十八亩地产业，一切希望、理想都展现在她的眼前。她想着将来只要能把这十八亩地贖回来，穷日子就有个头了。可是就在这一年，川口的亢保召催着叫郝天才贖地，一副豆腐挑子养活大人小孩四五张嘴，哪有成宗的錢来贖地。这时有人劝他家說：“让人家加点錢把地卖成死契算了！”王靜仙却舍不得，她想着好歹有几亩土，将来日子总有个盼头。正在这时，本村的大地主楊潤三来了。楊潤三說：“你贖不起，我給你贖。你就算又当在我手里好啦。”王靜仙平素也知道楊潤三在村子里是牙在外边齧着的人，专门說騙人，可是身薄力单出于无奈，也只好走一步說一步，挪一步近一步，让人家代贖了。成約时，王靜仙防着他耍花招，还亲自做了四盘菜請了郭得民等作中人。写契約时，她亲自磨墨，郭得民写字。写好后，王靜仙不放心，又叫郭得民念了一遍听了听，言明当价是四百二十八元，当期二年。其实，楊潤三是早設了圈套，他在代贖地时，已經把这十八亩地卖了二亩作贖价，扎根就打算訛詐郝家的地。

把地当在楊潤三手里后，王靜仙为了在二年后要贖自己的土地，起五更爬半夜，把像針尖那么一点大的時間都用上来劳动，准备贖地。丈夫平常磨两个豆腐，現在連夜磨四个，她紡花織布通夜不睡。打点玉米，舍不得吃，鎖在箱子里，自己吃豆腐渣。又喂了个猪，到腊月卖了二十八块錢。就这样省吃俭用过了二年，公公死了也沒舍得花錢，到一九四〇年，总算积攢了二百多块錢。

后半年，王靜仙就有心去贖地。可是这时村里人都說：“这地你贖不回来了！听說楊潤三又印了新文約！”王靜仙嘴里說：“不怕，千年文約会說話，我有管业執照。”心里却也嘀咕。她想先去探探口气，就到楊潤三家里去了。楊潤三正在場里，王靜仙說：“我想贖那地哩！”楊潤三脸黑沒着說：“不到时候你就贖地？”“你說啥时候才到時候？”“三年！”“約上沒写，你把文約拿出来！”“文約不是隨便看的。”楊潤三說罢，一扭臉理也不理走了。

王靜仙气得眼都紅了。她回到家里和丈夫說了說，郝天才說：“这人不好惹，就让他再种一年吧！”

王靜仙捏着鼻子忍气吞声又等了一年，看見地主家在这块地里派长工又收又种，还收拾地边地唇，就知道他居心不良。她看見只裝沒看見，反正到秋后再說。第二年收罢秋，王靜仙又去找楊潤三了。楊潤三正在堂屋炕上躺着吸大烟。王靜仙进到屋子里說：“我来贖那十八亩地哩，現在三年也多了。”楊潤三在炕上躺着裝聋賣啞，却不吭声。王靜仙催着問他，他却暴跳如雷地說：“說的是五年，你贖什么地！”王靜仙也火了，她說：“你把文約拿出来嘛，千年文約会說話！咱們去請个人来当面看看。”“契約不是隨便看的！”王靜仙这时心一橫，她把話拿出来了。她說：“楊潤三！你怀揣着刀子我早看見了。地你霸着，只管你家吃着喝着，就不管人家死活了！咱們說理去！”楊潤三說：“随你便！”王靜仙这时气得难吃难咽，她就去找原来的中人郭得民。郭得民这时还說了句公道話，他說：“这地恐怕你贖不走了，听說人家把假文約都印好了。你看吧，你要到哪里去說理，我給你說句話。”

王靜仙生长在貧农家庭，从小就在苦难生活中磨炼出一个倔强的性格。她左思右想，这一口气怎么也难咽得下去，这时就打定主意去告状。她和丈夫商量，郝天才拿不定主意，他說：“咱身薄力小，又沒护面，怕斗不过人家，还恐怕人家打你的黑枪！”王靜仙流着眼泪說：“我就是死了，也要拚上命出这一口气。他就是一堵墙，咱把它捅个窟窿，他也得用把泥再糊一糊。有理走遍天下，总有說理的地方！”

王靜仙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去打官司的。第一次告状先到阳店伪乡公所。乡公所的站崗的不让她进去，說告状得有状子，她只得东跑西跑找人写了张状子。

第二次又到阳店伪乡公所，算是見到伪乡长赵逢泰了。王靜仙还特意买了盒紙烟。可是赵逢泰嫌烟坏，睬也不睬。他只看了看状子說：“行了，明天我传楊潤三来。”

第二天，天不明王靜仙就来到伪乡公所門口等着。半晌时候，楊潤三才来了。他楞着眼看了看王靜仙，王靜仙也不理他。

过头一堂，伪乡长問：“楊潤三，你怎么不叫郝王氏贖地？”楊潤三說：“地是我买下来的。”王靜仙一听地主反了口，头蒙了一下，心里像点着了火。她問：“你买地經誰手？”楊潤三說：“是郝詩书卖給我的。我有文約。”說着把假文約拿了出來。

原来这郝詩书是郝天才一个同族堂兄，在外乡流浪几十年，五六十岁时才回到村子里来。楊潤三用甜言蜜語騙着他說，要給他找个老婆，就让他写了张假文約，来訛詐郝天才的十八亩地。

其实，那乡长已經花了楊潤三的钱。他就故意問：“郝

王氏，人家买的是郝詩书的死契地，你怎么誣告？”王靜仙說：“他胡說！既然是他的地，怎么我来告他？他既然买了地，为什么管业执照在我手里？郝詩书根本没权卖这地！”

伪乡长这时却故意皱着眉說：“哎呀！你們这官司真古怪！我調查調查吧！”王靜仙說：“这有什么古怪，理是直的，弓是弯的！你叫他把郝詩书叫来，我們当堂对质。”伪乡长却說：“調查調查再說吧！”

头一堂問了个沒根沒梢，楊潤三更加跋扈了。他揚言說：“哼，她想贖地？她能把这块地贖走，我头朝下走三圈！”郝天才这时在家里一听说地主在堂上昧了良心，造了假文約，心里一气一急，把两只眼睛也气瞎了。王靜仙从阳店回来，一看丈夫眼睛瞎了，摸着墙在門口等她，两个人抱头大哭起来。

地主楊潤三打罢这次官司，回家后就得急病死了。可是他儿子楊滿堂比他爹更狠。在阳店过第二堂时，楊滿堂去了。他胳膊窝里夹着两条紙烟，带着几个假中人，声称要和王靜仙把官司打到底。

在堂上，楊滿堂还是一口咬定地是郝詩书卖給他家的。王靜仙叫他把原来的当契拿出来，楊滿堂却說沒有。王靜仙这时在堂上就罵着說：“楊滿堂，你爹不作好事，短他阳寿四十年！你还想坑人害人！”可是伪乡长因为花了楊家的錢，却故意乱和稀泥不朝理上問，結果还是推着再調查調查。

从这一堂后，王靜仙往阳店又跑了一二十趟，可就是找不到伪乡长，每去一次，总是推着說沒調查清楚不見面。这时村里有人看不过，就劝她到伪县法院去告状，可是也有人

劝她说：“打官司是个没底洞，人家杨满堂有脸气，不如算了。”

王静仙想着：我三条大道走中间，理在我手里，难道说这普天下就没有个论理地方？

不久，王静仙就到伪灵宝县法院去告状了。灵宝县离东水头三十里，还要翻沟越岭。王静仙是头一次进县城，连东西南北也不知道，更找不着伪县政府。她没办法，就坐在大街上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喊冤。后来碰到一个姓谢的代书老先生，把她领到家里，问明了原委，就代她写了一张状子，并领她到伪县法院把状子从小窗洞儿递了进去。

状子递上第四天，伪法院法警来下传票了。王静仙借了一碗白面，给他烙了三个油馍。谁知道那个法警在她家饱吃了一顿后，又跑到杨满堂家，一住就是一夜，连吃带抽大烟，第二天见王静仙也不理了。王静仙心里想着：你们这些狗！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又等了好多天，终于算过堂了，杨满堂这一次也被传到了。一个不死不活的伪法官在堂上问杨满堂：“你为什么叫人家贖地？”杨满堂说：“地是我买的。”王静仙接着气愤地说：“他买的地为什么没有管业执照？”伪法官却不理她，只管问杨满堂：“经谁手？”“郝诗书。”“你能把郝诗书叫来不能？”“能。”“下堂吧！”头一堂就是这样过去了。其实伪法院这样问一下，就是等着杨满堂送钱。半个月后，杨满堂把钱花足了以后，又过第二堂了。

这一次杨满堂活动的势头很大，带着几个绅士和讼棍来到县里，他们胳膊窝里夹着纸烟，手腕上用毛巾缠着大叠钞票。王静仙看见只装没看见。这一次杨满堂把郝诗书和原中

人郭得民都带来了。他用五十块銀圓买通了郭得民，让他說歪嘴話；又許了郝詩书一身皮袄，让他出堂証明地是他卖給楊滿堂的。

开堂审問时，又換了个伪法官。他問郝詩书：“这地是你卖給楊滿堂家的嗎？”郝詩书說：“是。”王靜仙接过来就說：“你什么时候卖給他的？你凭什么卖这地？啊，你怕死！你死了是我埋你，还是他楊滿堂埋你？你把咱的饅往人家嘴里塞，你就知道这十八亩地贖回来我不能养活你了？你娘死誰殮埋的？”

王靜仙这一段話把郝詩书說得低头不語。伪法官和楊滿堂都着急了，楊滿堂就让法官問中人郭得民。郭得民果然倒了口供，他說这十八亩地就是郝詩书卖給楊滿堂的。

王靜仙看着郭得民在堂上对面說瞎話，气得眼里直冒火星。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抓住郭得民，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說：“郭得民，当初当地的时候，我研的墨，你写的文书，写罢我还叫你念了一遍，到底是卖还是当？我那天做的四盘菜是叫狗吃了！他地主有錢給你五十块，我沒錢，今天在这里給你叩个头！你今天不給我說实話，我就死在这里，咱俩都下不了堂！”

郭得民吓呆了，也确实理亏，就連忙說：“你等等，我說实話，这十八亩地是当契，沒有卖給楊滿堂家！”伪法官这时却在堂上咆哮着說：“郭得民，你咋又这样說！”王靜仙說：“哎！他不这样說你叫他怎样說？”伪法官看不可收拾，就紅着脸宣布：“下堂！”自己就先走了。王靜仙却不走，她說一定要問个水落石出。法警們却說：“到時間了，你走吧！”王靜仙无奈，只得回到家里。



王靜仙在灵宝县衙打这两堂官司时，正是风雪冷冻天气。她每天忍饥挨饿，受冷受冻，怀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孩子。这孩子因为尿湿的裤子在过堂时冻在脚上，把一只脚生生地冻坏，回家以后没过几天就死了。

后来，王靜仙曾多次跑着往县里催案。有一天，忽然来了个自称是刘副官的人来调查了。他来“调查”，一来就钻在楊滿堂家里，又是吃，又是抽。等他吃喝个够，才来见王靜仙。王靜仙很生气，可是她还是借了五个鸡蛋给他煮了吃。那个刘副官说：“郝王氏，叫我给你解释解释，我看叫他加点价，你把地卖给他算了。”王靜仙说：“我要卖地，村里有的是说合人，还用得着请你这外路人当中人！你来调查，不向百姓调查，却一头扎在被告家里，这叫什么调查？”那个刘副官忙说：“我这就去。”王靜仙又问：“我还等着过堂，你什么时候回县？”“今天就走。”

那个刘副官走后，又一头钻在楊滿堂家里。王靜仙留心在門口盯着，一直到月亮出来，还没见他出楊家的大門。这夜，王靜仙没睡成觉，她想着这个“调查”的不用说是叫楊滿堂买通了。就在这天夜里，她叫娘家兄弟借了个毛驴，连夜上县。到了县里，天还没明，城門还没开，她就靠在城門洞下等到天明。城門开了，进城后，她就在十字街一家飯鋪內，专等着那刘副官。

到了吃罢早飯时候，果然那个刘副官喝得醉醺醺地回城了。他一摇一摆地走着，王靜仙从飯鋪里走出来一把抓住他说：“你说你昨晚回县报告，你怎么没回来？你住到哪家？”刘副官吓了一跳，忙说：“我昨夜到川口去有点事。”王靜仙说：“你们说是调查，去调查的什么？我问你，县里就是

派你去給我說合賣地哩？走吧，咱們到法院問一下！”那個劉副官忙說：“我沒說！我沒說！”抽身跑了。

從這以後，偽法院速傳問也不傳了。王靜仙往縣里跑了無數次，遞了無數次狀子，都像石沉大海。這一年八月十五，郝天才上街趕集去了，一直到日頭偏西還沒回來，王靜仙在家里擔心，就到集上去找他。王靜仙刚到村里保公所，却見里边擠了一群人，吵吵嚷嚷。王靜仙進去一看，原來是地主楊滿堂、郭有山等一伙人，在逼着郝天才賣管業執照。他們一群人，一個人拿着紙，一個人拿着筆，往郝天才手里塞着說：“你是家里男人，你当家，一百塊錢，你把管業執照拿來。”郝天才被逼在牆角里站着喊着說：“我不能賣，我得和俺娃子他媽商量商量！我不能賣！”

王靜仙看到這景象，气得牙关咬得直响。她闖了進去，破口大罵說：“你們真不要臉！有理的站出來！這管業執照是我的兒，誰買這管業執照誰給我當兒吧！”楊滿堂這時也氣勢汹汹地說：“全村人誰敢不抬舉我，你個婆娘家敢出口傷人糟蹋我，我要告你！”王靜仙說：“正怕你不告！咱們搭着手背走。”可是楊滿堂却没有去告。

自從鬧了這一場以後，地主的圈套雖然沒有用上，可是却在另一方面暗下毒手。楊滿堂買了個保長自己當着，仗着权势百般敲詐勒索，糧款按人头攤派，沒有地也得出。郝天才瞎着眼睛也得出伏頂差。就在這樣殘酷壓迫下，王靜仙被逼得害了一年多病，忍飢挨餓，把個小女孩子也餓死了。

日本鬼子投降後，一九四六年，楊滿堂還是霸着那十八畝地不放手，種着吃着根本不理睬贖地這回事。王靜仙這時心里想：為這十八畝地，鬧得家破人亡，這一口冤氣到什麼

时候也得出出！她又想着：你楊滿堂有錢有勢，我惹不过你，可陪得起你。我就是打官司打不过你，我到哪里告状，你总得跟上！不能让你这样逍遥自在。想到这里，她心一横，就到洛阳打官司去了。

洛阳是伪地方高等法院所在地，离灵宝县有几百里。农历二月十四日，王靜仙背了十二斤干粮，去洛阳打官司了。她走到村口，正碰着郝詩书在割草。郝詩书因为前二年受楊滿堂愚弄欺凌，結果什么也沒得到手，也轉变过来，非常痛恨他。郝詩书这时感到心中有愧，他把王靜仙送了十几里。郝詩书含着泪对王靜仙說：“以前是我沒材料，上了楊滿堂的当。地是咱姓郝的，根本沒卖給他。你去告吧，我替你作証。”

王靜仙到了洛阳，举目无亲，找問了两天，才找着了伪法院。把状子递上后，她等了好几天，伪法院才算把楊滿堂等传来过堂。

洛阳伪法庭和灵宝法院有些不同，王靜仙看着堂上边坐的四个人，穿着寬袖子衣服，戴着墨鏡子，一个个都像戏台上的奸賊，心里就有几分担心。

伪法官开始审問了。他問楊滿堂：“你为什么不叫郝王氏贖地？”楊滿堂說：“地是我买的，她要賴訛我！”王靜仙說：“楊滿堂！你是保长，你有錢有勢，你說我賴你，那你有啥凭据？誰把这地卖給你？中人是誰？卖主是誰？为啥老管业執照还在我手里？”楊滿堂却又拿出一张假契約說：

“我也有文书，管业執照你当时說丢了沒給我！”王靜仙气得渾身直顫，当堂就又把当地情况和打官司前后原委讲了一遍。誰知道那堂上的几个伪法官，也早花了楊滿堂的钱。他

們把口供記了几大張，却只是不問楊滿堂。后来他們在法庭上又挤眉弄眼地鬼笑起来，把那几张口供单子，你推給我，我推給你，像拉洋片一样。

王靜仙看到这情况，心像掉在冷水盆里一样！她想这几个混帐东西，哪像給老百姓問清冤枉的人！她眼里含着泪，咬着牙质問堂上說：“我这官司究竟咋样問？”堂上一个人說：“你为啥不到你們县里告？”王靜仙生气地說：“我們县里的法院是吃錢卖法，不給老百姓作主！在那里我打不过他，他有錢給法官，我沒錢！”

一句話說得法庭上的人紅了臉，他們咕嚕了一会才說：“今天就問到这里，你下去吧！”楊滿堂一听，大着步子下堂走了。王靜仙大声說：“这官司你們今天得問到底！我从几百里地跑来，你們不問到底，我死到堂上也不走！”可是那几个伪法官根本不理她，让两个伪法警把她架了出来。

过第二堂时，楊滿堂已經回灵宝了。这家伙雇了个律师。王靜仙在堂上看見一个穿着黑狐皮大衣的人，胸前挂着个大牌子在替楊滿堂說話，才知道他是律师。律师說話她也听不懂，最后只听堂上說，把这个案子判到灵宝县去問。王靜仙知道他們又是推来推去，毫无指望，就咬紧牙关，头也不回地走出伪法庭。就从这一天起，她开始明白了：那个吃人的旧社会的法院，是为地主劣紳們開設的。她知道了，不管灵宝也好，洛阳也好，南京也好，到处的老鴿是一般黑。在那个社会里，錢就是“理”，“理”就是錢，有錢无理，走遍天下，有理无錢，寸步难行！

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軍打过黄河，这消息像迅雷閃电一样传遍了豫西各县和广大农村。这消息也传到地主楊滿堂

耳朵里，可是王靜仙却还不知道。

有一天，楊滿堂忽然派了张同善和戴秃子两个人来对王靜仙說：“以前打官司那个事，不用再提了。不管长短，楊滿堂把十八亩地还給你家，以后保証不惹你了。”王靜仙一时摸不清底細，她想着这平常杀人喝血的楊滿堂，怎么会变得善良了？另外还恐怕这里边有玄虛，就坚持不要。楊滿堂这时却又打发人来说合，三番五次跪着央求，并且說他可以出一张字据，这地永远归王靜仙，决无反悔。

王靜仙和郝天才商議，郝天才也拿不定主意。他只說：“恐怕地主不操好心。”王靜仙心里想：为这十八亩地，打了几年官司，饿死冻死了两个孩子，光央人写的状子就有一大捆，也沒見个結果。如今既然他低了头，也或許是他怕打官司了，就收下算了。接着由郭家申、张同善等作証，楊滿堂就把地退給王靜仙家。

王靜仙接过来地后，已是秋末冬初。种麦子赶不上了，她就借了些扁豆种子，种成晚扁豆。每天刨刨鋤鋤，苗子总算出全了。她滿想着这一年能收点扁豆，先还还賬。誰知道到第二年春天，解放軍东移到洛阳一带，刚刚离开了陕县、灵宝，楊滿堂一听说解放軍走了，立即带上三个长工，套着犁耙，来犁王靜仙这十八亩青苗地。

王靜仙这时生了小孩还没滿月，一听丈夫說楊滿堂带着人来犁她的扁豆地，她几乎气晕了过去。她拿起块布包上头冲出門去，在地头正遇着楊滿堂。

王靜仙說：“楊滿堂，你为什么犁我这地？”

楊滿堂怒气冲冲地說：“我的地，我想犁就犁！”

王靜仙也忍不住說：“你犁人家青苗，不是割人家头

嗎？”楊滿堂這時却拿過鞭杆，猛地朝着王靜仙劈頭打過來。

王靜仙被楊滿堂打倒在地，打得滿身是血不會動彈。後來，還是一些窮鄉親把她抬回了家。

王靜仙回到家躺在床上，才明白過來，原來楊滿堂怕的不是打官司，而是怕的共產黨！怕人民解放軍！從這一天起，在她的心裏點燃起了真正的希望。她雖然遍體鱗傷，可是她總覺得這苦日子有個頭了，天還有亮的時候。

她每天盼望着共產黨到來，盼望着人民解放軍迅速來解放靈寶縣。果然，到了一九四八年，解放大軍解放洛陽等幾十個縣城以後，靈寶接着也解放了。

就在這時候，楊滿堂又悄悄打發幾個人來對王靜仙說：“地還是你家的，都是街坊鄰居，以前的事千萬別提了。”這一次王靜仙嚴厲地拒絕了。她說：“我不要這地！我聽說共產黨愛窮人，我就等着共產黨給俺分點地哩！”

靈寶縣土地改革時候，楊滿堂因為作惡多端，血債累累，被人民群眾捉拿歸案，進行公審。王靜仙大娘積極參加了這場鬥爭。在訴苦會上，她指着楊滿堂說：“楊滿堂！你今兒也會站到這兒了！你這個被告怎不花錢活動了？今天這頭上頂的天，不是你們地主惡霸的天了！你叫我死，我偏偏沒死，共產黨救了我。你可也有今天！”她接着把惡霸楊滿堂誑詐他家十八畝地的過程，在會上訴說了一遍，到會的群眾無不切齒痛恨。楊滿堂因為惡貫滿盈，在廣大群眾要求下，當場執行槍決。

土地改革後，王靜仙大娘家分了房子分了土地。她家原來的十八畝地，她要求分給各戶貧農，不要分給她一家。她

常說：“不是为业为地，是为咱穷人那一口气。在旧社会哪有我們走的路！”

村里办农业社时，王靜仙大娘家积极参加了社。由于生活不断提高，心情舒暢，郝天才大伯的眼睛也治得能看見人了。現在王靜仙大娘經常教育他的儿子要永远听党的話，要认真为群众办事，要严防敌人的破坏，保卫住我們人民的江山。

（吳懋祥插图）

## 三姐妹告状

中共中牟县委宣传部整理

在那虎狼当道、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哪一个穷苦农民家庭，沒有一段饱含辛酸的血泪史！受尽迫害、受尽侮辱的穷苦农民，哪有一个甘心情愿任人宰割的！下面所讲的一段家史就充分反映了穷苦农民不堪压迫、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同时也揭露了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凶残、虚伪的罪恶本质。

楊武氏半夜失踪

王連丁謀財害命

解放前，中牟县前楊村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楊武氏，为人勤劳能干、耿直正派。她的丈夫由于受尽旧社会苦难生活的折磨，很早就去世了，家里只剩下她和她的三个女儿。大女儿叫楊桂枝，二的叫楊双枝，三的叫楊小花。自从三姐妹出嫁以后，楊武氏一个人操劳着八、九亩薄地，过着孤独凄苦的生活。楊武氏同她的侄儿楊狗妞住在一个院里。自从



楊狗妞的姐姐被当地的恶霸地主王連丁霸占以后，这院子里就不平靜了。王連丁見楊武氏家只有孤苦伶仃的一个寡妇，頓時就起了害人霸业的歪心。

王連丁是前楊一帶几十里內臭名远揚的恶霸地主，家大业大，开着“丈地行”，設着賭博場，結交了許多五狼八猴、地痞流氓，是个吃肉不吐骨头的“活閻王”，前楊一帶不知有多少人家受过他的坑害。自从王連丁起了霸产的歹意以后，就决定先让狗妞把产业赶快弄到手，然后再打狗妞的主意，把产业弄到自己的手里。楊狗妞自小就娇生惯养，不务正业，成天游手好闲，不爱劳动。楊家三門守着他一个，一家人对他百依百从。自从王連丁闖进楊家以后，楊狗妞就更加浪蕩起来，每天与王連丁在一起吃喝玩乐。楊武氏心地善良、心直口快，見到自己的侄子成天与王連丁一起鬼混，交結了許多不三不四的人，生怕狗妞越变越坏，因此就常常說他，要他少与王連丁这些人交往。但是，狗妞一点也听不进去。

有一次，王連丁来狗妞家，企图奸污狗妞的妹妹，被楊武氏发觉，楊武氏把他痛罵了一頓。从此以后，王連丁就更把楊武氏看作眼中釘，唆使楊狗妞强迫楊武氏搬家，遭到楊武氏的反对。王連丁一計未成又想出了第二条毒計。

有一天，王連丁把楊狗妞拉到酒店里，一面拚命給他灌酒，一面对他說：“楊武氏的三个女儿早就出嫁了，她又沒有儿子，她只要一死，那分家业还不是你的！晚继不如早继啊！你現在不下手，等这个老婆把家业折腾完了，你就啥也捞不到啦！”狗妞受了王連丁的影响，整天光想弄得一分外財，供自己任意揮霍。現在經王連丁这么一挑拨，他就晕头

轉向、搖搖晃晃地站起來，直着兩眼問王連丁說：“那你說怎麼辦吧？”王連丁連忙又給狗妞灌了一杯酒，把嘴湊到狗妞的耳邊唧咕了一陣子。

接着就發生了一件慘案。

一九三八年農曆三月三十日的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這天的後半夜，前楊村的村前村后，突然響起了一片汪汪的狗叫聲，高一陣低一陣，一直鬧騰到東方發白。第二天一早，不幸的消息傳開了：五十多歲的楊武氏失蹤了。

鄉鄰親友，跑前跑后，一面通知楊武氏的三個閨女，一面忙着找人。他們找啊，找啊，壞消息接二連三地報了回來：

“親戚家里全找了，都說沒有看見！”

“方圓十多里的村庄問遍了，沙崗上、樹林里都找過了，也沒有！”

“沒有，一點踪影也沒有！”

一陣忙亂過後，鄉鄰們終於在楊武氏的屋裡發現一條可疑的線索：楊武氏的衣服、裹腳布和鞋全沒有穿；枕頭的陰暗處，有一團被唾液浸濕的新棉花，上面還沾着鮮紅的血迹。人們這才恍然大悟：人是被害了！楊武氏的三個閨女回來後，一個個哭得死去活來。老鄰居楊李氏邊說邊罵道：

“這個世道，成了什麼樣子啦！一個老婆子種個几畝地，起明搭黑，風里來雨里去，又勤勞，又老實，咋得罪了你們這些孬孫！”左鄰右舍紛紛議論着、猜測着：“人，究竟是誰害的？尸首究竟弄到哪裡去了？”

## 杀人犯密謀詭計

### 穷哥們識破陰謀

慘案发生后的一个早晨，太阳被厚厚的烏云包围着，天空一片昏暗。突然間，街上有人高声喊道：“都快去看呀！东头小庙的山墙上貼出綁票条子啦，楊大娘有下落啦！”

听说楊武氏有了下落，众多亲就像潮水般地涌到了小庙跟前。楊桂枝三姐妹也噙着眼泪，站在人群当中，焦急地听着人們讀綁票条上的字句：“今綁楊武氏一票，票价銀圓一百元，回票地址康东崗。票款由楊之三个闺女和亲戚湊兌，不得卖庄卖地。如有人买楊武氏庄田者，或为楊家伸头摻言者，罰大火一場，杀他孩娃不留。四乡邻里切記！”

綁票条子刚念完，突然有人大声地說：“这票条上的字迹，不是王連丁的儿子王周妞的嗎？”人們围上前去仔細一瞧，果然不錯，票条确是王周妞写的。这时候，人們議論开了：“这事准是王連丁这一伙孬貨干的！”“这分明和楊狗妞继业有关！”“說的对呀！要不綁人家票，又为啥不准人家变卖庄田呢？”

事情果然是王連丁这一伙孬貨干的。王連丁唆使楊狗妞杀了楊武氏以后，怕众人猜疑，就使了个詭計，叫自己的儿子写了张綁票条張貼出来，企图混淆是非，掩人耳目。可是穷哥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很快就識破了王連丁的这套陰謀。因此，王連丁又赶快叫狗妞去揭下綁票条，并找来他的心腹、伪保长进一步密謀对策。

这天下午，王連丁的屋里，酒味未消，大烟灯又端了上来。王連丁像一只肥猪躺在烟灯下，和伪保长赵春和一面吸大烟，一面想孬点。经过一阵密謀以后，王連丁对他的狗腿子說：

“去，把桂枝叫来，我就不信哄不住这三个黄毛丫头！”

不大一会，桂枝怒气冲冲地走进屋来，王連丁和赵春和連忙站起来假惺惺地让座倒茶。王連丁还装出一副哭丧相，一边掏出手絹擦着眼角，一边憋着嗓門說：“他大姑，大娘遭下不白之冤，真叫人伤心啊！不过現在說啥也都晚啦……”

狗保长赵春和也按照王連丁事前的安排，假意地劝慰桂枝說：“唉！一切都晚了，我听說票已經‘撕’了，連个尸首也不給啦！”停了一停，他又說：“我看这样吧，明天中午，在十字路口上，烧香点紙，捏一个泥人，算是把老人家請回来，叫狗妞买口柏木棺材，好好埋葬，就算了。您姊妹們家里都困难，如果需要錢，你尽管要。余外嘛，大娘去世了，应该立个继承人，我看就由狗妞继承家业吧！不过这要办个手續，你得在文約上按个指印。”

二十八岁的桂枝，是在黃連水里泡大的，从小跟母亲劳动，因为生活所迫，十四岁就到郑州当了童养媳，受尽了恶婆子的打罵和虐待。苦难生活的折磨，把她熬炼得聪明、机智、坚毅、倔强，有胆略、有見識。她听了王連丁和赵春和这番話，心里暗暗思忖：“哼！这班狼心狗肺的东西，硬的沒有吓倒我們三姐妹，現在又来軟的，想用錢来收买我。这真是妄想！”桂枝想到这里，一股怒火直往上涌，她憤憤地說：“不，我要的不是錢！”

“那你要什么？”王連丁听桂枝說不要錢，感到不可理解，連忙追問。

“仇人的头！我要为娘报仇，我要告状！”桂枝猛地站起来，两眼怒視着王連丁和赵春和。

“告誰？”站在一边的狗妞十分惊慌，赶紧問道。

“告誰？誰害俺娘我就告誰！誰写的票条，我就告誰！”桂枝說罢，扭头就走。

桂枝走后，王連丁的脸气得像个卤猪肝。他拍着桌子說：“哼！不識好歹的賤骨头！她要告就让她告吧，衙門里有的是人，看誰告过誰！”

保长也嘿嘿地笑了两声，說：“是啊，有錢能买猴上树，哪个衙門里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旗呀！”

### 三姐妹闖衙告状 伪官吏貪脏卖法

桂枝三姐妹与乡亲们反复商量后，决定以綁票条子为真凭实据，告王連丁一伙霸业害命。

当天，三姐妹就去伪联保处告状。王連丁的狗腿子听得这个消息，便急急忙忙赶回来向他的主子报告。王連丁听罢，故作鎮靜，“哈哈”地大笑了两声，凶气十足地說：

“嗯，让她们去告吧！联保处自会有人帮我办事的！我有的是錢，有錢能使鬼推磨，我怕什么！”

王連丁为什么会如此鎮靜呢？原来，联保主任的爹张罗英，和王連丁有八拜之交，他們經常勾結在一起为非作歹。

传票那天，联保处附近的館子里杀猪宰羊，忙得堂倌們汗如雨下，联保处也是酒綠灯紅。王連丁正在这里大摆筵席，宴請联保处的大小娄罗和四乡的地头蛇。当这一伙豺狼肥吃飽喝之后，联保主任才大搖大摆地走了出来。桂枝姐妹一見，立即走上前去高声喊冤，放声痛哭，要求联保主任为自己报仇雪恨。

伪联保主任馬上瞪着眼睛說：“干啥这样哭天叫地的，塌了天啦？本处只承办上級公文指令，調解民事，凶杀搶劫案件，概不处理。被告如有人保，我当即放回。”

几个早就被王連丁买通了的伪保甲长，齜牙咧嘴、点头哈腰地立即上前說道：“嘿嘿，主任！被告全是安分守己的好人，我們担保无事。”

就这样，桂枝三姐妹的头一状，就被装滿了腰包、吃飽了肚皮的联保主任給挡了回米。三姐妹連夜赶回前楊村，把經過情形对近邻亲戚們一說，大家十分气憤。經過一番商議，三姐妹便决定到县里去告。

大家知道桂枝三姐妹家里都很貧穷，穷乡亲们便紛紛兌錢。在大家的热情帮助下，終于湊够了二十多块钱。第二天天明，姐妹三人带着一袋糠窝窝，桂枝背着自己的孩子，揮泪謝別了乡亲，到县城告状去了。一月之后，錢花光了，可是連递两状，国民党县衙門連問也沒有問一声。原来，桂枝三姐妹递的状子，早叫王連丁掏二百块銀圓給买走了。

三姐妹听說后，抱头痛哭了一場，桂枝說：“咱沒有哥哥、弟弟，为娘报仇全靠咱姐妹三个了。就是跳油鍋，滾刀山，咱也不怕。人家使錢，咱就豁出三条命！县里貪賍卖法，不准状，咱就再往上边告！”

主意拿定，三姐妹滿腔怒火来到了当时国民党郑州专员公署。三姐妹拿着状子，一連几天到伪专员公署告状。可是，这里不但无人接状，而且每次都被守門的匪兵連打帶踢地赶了出来。后来，三姐妹在別人的指点下，才手拿状子，在伪专署門口等伪专员出衙时喊冤递状。三姐妹等啊，等啊，有一天半晌午，伪专员终于出来了：七八輛黄包車排列成队，头一輛車里坐的是伪专员，第二輛車里坐的是伪专员太太，后边紧跟着秘书和警卫。車队刚走出大門，姐妹三人一起涌上去高声喊冤。可是車队像奔丧一般，风一样地疾馳而过，伪专员連头也沒有扭一下。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国民党官老爷，只知道升官发财，作威作福。他們哪里会管老百姓的死活呢！但是三姐妹为母报仇心切，还是天天前去喊冤。下雨天，她們站在泥水里喊；刮风天，她們就立在风沙中叫；只要伪专员的車子一出来，她們就齐声喊冤。但是，无论三姐妹怎样喊，伪专员的車子跑得一次比一次快。就这样过去了个把月，連一张状子都沒递上去，而她們姐妹三人的生活却越来越困难了。虽然桂枝丈夫每天下苦力还能掙到几个錢，但是那时市面上粮价飞涨，一个钟头一个价，弄得五六口人連碗稀湯也喝不上。姐妹三个，商量了一下，决定三个人輪換着到伪专署門口繼續喊冤，其余两个去郊外挖野菜，拾庄稼，或是給人家拆洗衣服，拾些討些，勉强糊口。

有一天，当桂枝刚走到伪专署門口时，一个拉車工人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說：“你們光是趁专员乘車外出时喊冤，这不頂事。只要闖上去拉住专员太太的車不放，专员的車子自然就会停下来，这时他不接状子你們就别放他們走。这样，

当着大家面，那专员就是再孬，他也不敢不接下你们的状子啦！”第二天，桂枝三姐妹照着这办法一做，伪专员果然被迫接下了状子。风里雨里，三姐妹喊了三个月的冤，状子总算递了上去。后来伪专员在群众舆论的压力下，为了掩人耳目，将王连丁、杨狗妞、王周妞也押了起来。三姐妹满以为这一次可以伸冤雪恨了，可是没过几天，这些官老爷们就找了个借口，叫伪法院批给她们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时局紧迫，原案解回中牟，另候传讯。”

三姐妹拖儿带女，闖州走县，眼泪流干，嗓子喊哑，告了几个月的状，结果只得到这么一张半文不值的纸条条。三姐妹气得浑身打颤，她们逢人就愤怒地说：“这个鬼世道，真是无处说理了呀！”

正当国民党郑州专署的大小官员在日本鬼子压境面前惊慌万状，纷纷逃命的时候，国民党中牟县政府也早已乱作一团。所以，王连丁一伙刚被送回中牟，国民党的县长老爷就把他们全都释放了。就在回家的路上，王连丁碰到了正从郑州回家的小花和她的丈夫，便立即指挥他的一伙，像野兽似地扑了上去，把小花两口用石块活活地砸死在韩河村东岗的沙丘上。接着，王连丁又连夜寻找双枝，企图打她的黑枪，逼得双枝一家只得拖儿带女地弃家远逃，流落外乡。不久，双枝也饿死在外边。

旧恨未消，又添新仇，这一件件不幸的消息，使桂枝悲痛得肝肠欲碎，她想：“两个妹妹为了报仇雪恨，又被王连丁残酷害死，这血海深仇岂能就此了事！仇不报，恨不消，我就不能饶了他们！”想到这里，桂枝便又继续追状上告。



## 伪县长借机施计 楊狗妞如实招供

这一次，桂枝刚把状子递到中牟县，竟出人意外地立即告响了，伪县长周述文很快就下令捉拿凶犯。难道恶魔們真会改邪归正、为民伸冤嗎？不是。这不过是周述文耍的一套阴谋把戏罢了。原来，自从日本鬼子侵占了开封以后，伪县长周述文还没看见鬼子的影子，就吓得屁滚尿流，夹着一块伪县政府的臭招牌，带着搜刮来的金银财宝，狼狽地逃到了中牟乡下，伪县政府也只得安在一座破庙里。人民群众恨透了这帮貪官污吏，所以早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加上自从楊家案件鬧大以后，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緒格外高涨。他們說：

“衙門里淨是些貪官污吏，王連丁杀了楊家儿口人，周述文竟不管不問！”“周述文这次不知使了王家多少錢！”这些話传到周述文的耳朵里，他着实害怕。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王連丁手下的人曾經打死过伪警备队里的一个家伙，警备队的头子一直对王連丁怀恨在心，一心想寻机报复，可是由于周述文受了王連丁的賄賂，王連丁一直逍遙法外。而在办理楊武氏被杀一案中，王連丁的賄賂又全部落进了周述文的腰包。为此，警备队曾和周述文鬧得几乎火并起来。

正是在这种种情况的逼迫下，周述文才不得不准状办案。一来可以借此机会装璜一下伪县政府的門面，遮掩一下自己的臭名声，压一压社会輿論，緩和一下民憤；二来也好借此拉攏一下警备队。借窝繁蛋，一箭双雕。

可是王連丁父子听到要捉拿他們的消息，立即潛逃了。被捕歸案的只有楊狗妞一個人。經過幾次審訊，楊狗妞如實招了供。他說：“這些事都是王連丁指使我干的。俺大娘是個正氣人。有一次王連丁要欺負俺妹妹，被俺大娘看見，俺大娘把他痛罵了一頓。打這以後，王連丁就懷恨在心，一心害她。後來，王連丁就唆使我早日繼業。我在王連丁的指使下，於去年三月三十日夜裡，把俺大娘勒死後埋到了西南地的沙崗下。”

楊武氏的屍體按照楊狗妞的口供找到了。扒屍那天，前楊村的男女老少去了一大半。人們悲憤交加，熱淚滿眶。桂枝更是悲痛得哭不成聲，軟癱在地上。漫野里一片鑽人心肝的哭嚎聲，人們越哭越怒，怒火越升越高，紛紛為楊家呼叫不平。他們說：

“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人是王連丁害的，把屍首抬到王連丁的大堂屋去！”

“讓王連丁重新埋葬，叫他的老婆穿重孝！”

“對呀，走啊！”

哭着嚷着，人們抬着楊武氏的屍骨，不多時來到王連丁家。王連丁老婆一見人多勢眾，只得買了一口柏木棺材，把楊武氏的屍首重新盛殮。

桂枝和眾鄉親在出罷這口氣以後，都在等待捉拿王連丁。可是潛逃在外的王連丁父子並沒有睡覺啊！

## 楊桂枝義正詞嚴 偽法官張口結舌

当王連丁得知周述文下令捉拿他父子以后，他們偷偷逃到了密县。在密县他們又听到了楊狗妞如实招供的消息，王連丁父子急得像热鍋上的螞蚁。后来，他們就托人用七百块銀圓买通了国民党郑州警备司令部，由警备司令部出面进行审訊。

一天傍晚，楊桂枝突然被传到了伪警备司令部，并被带进了灯光昏暗、阴森可怕的审訊室。桂枝一进去，只見正面墙上挂着两面破旧的青天白日旗，旗下挂着一个凶神般的秃头像；三张一字摆开的审判桌上鋪着毛毯；坐在中間的审判官，佩着武装带，歪戴着帽子，气势汹汹，赛过活閻王；桌前四个便衣，腰中插枪，个个手执寒光閃閃的大刀，活像杀人場上的劊子手。楊桂枝心里正在捉摸怎么对付这个場面，霎时又推进两个人，一个是帮她告状的舅父，一个是替他写过状子的姨表弟。桂枝这才明白过来，这一定是王連丁反手誣告了。

审判官照例地問了姓名、年齡、住址后，猛拍一下桌子，厉声喝道：“楊桂枝！有人告你勾結歹徒，聚众鬧事，陷害好人，誑詐民財，致使百姓不能安居乐业，今天要你承案；告訴你，这里是警备司令部，咱这里的厉害，可比不得县衙門！”

“你先別吓唬人，我問你，是誰告的俺？”桂枝沉着地

問。

“受害人王連丁。怎么，你不服？”审判官看头一招沒有压住楊桂枝，有点火了。

“王連丁串通狐群狗党，杀害了俺娘，又砸死了俺小妹妹和妹夫，逼得俺二妹妹家破人亡。这些事，四乡邻里，誰人不知，哪个不晓？凶手楊狗妞也早已供认，有案可查。眼下中牟县正在捉拿王連丁，你們不为民除害，现在反而与杀人犯狼狈为奸，把他說成是受害人，你这是唱的哪一台戏？我問你，你受了王連丁多少賄賂，用了他多少錢？”桂枝的这些话，事事有据，句句在理，好似一把把利剑击中了伪审判官的要害。伪审判官张口結舌，脸紅耳赤，停了半晌才說：“不准胡說！中牟审讯，那是苦打成招，不是事实，本庭有权推翻！”

“你，你推翻不了！四乡百姓不会让你推翻，他們都是見証人。俺娘的尸首就是按口供地点扒出来的，这还不是事实？”桂枝理直气壮地頂了上去。

“混蛋！我司令部早已查訪清楚，那是你們弄虛作假，以狗骨犬尸强行訛詐！”审判官就像疯狗一样拍案咆哮。

这真是顛倒黑白，睜着眼睛說瞎話，桂枝气得两腿打顫，眼冒火花，一句話也說不出来。这时，桂枝的舅舅愤怒地說：“你这样血口噴人，顛倒是非，天下还有什么公道可讲……”桂枝的舅舅話未說完，一个便衣走上去啪啪就是两耳光，打得桂枝舅舅鼻子里鮮血直流。这时，坐在台上的几个恶狼互相递了个眼色，伪审判官立即站起来說：“楊桂枝陷害好人，訛詐民財，其他两人，助紂为虐，从中謀利，通通押起来！退庭！”到这里，由伪警备司令部一手編演的这

出恶作剧，就这样收场了。

謀害楊武氏的元凶王連丁，虽然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层层庇护下，逍遙法外，繼續作恶，但是，由于他作恶多端，民憤极大，終于被人打死。

在那个恶狼橫行，地主豪紳握着印把子的黑暗世道里，有錢就有“理”。穷苦人民就是冤大如天，仇深似海，反动官府也絕不会給穷苦人民伸冤报仇。像楊武氏和桂枝三姐妹的悲惨遭遇，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何止千千万万！那时候，苦大仇深的穷苦人民，就是闖衙告状，到处喊冤，到头来，只能遭到像桂枝三姐妹那样的冤上加冤、仇上添仇的悲惨結局。

## 永远不忘阶级仇 牢牢握紧印把子

只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彻底地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爭得了自己的解放。楊桂枝以及和楊桂枝有同样遭遇的千百万受迫害的穷苦人民，只有在这时才能为亲人們报仇雪恨。

解放后，楊桂枝进了郑州烟厂当了工人，做了国家的主人。現在，她虽然已經是上了年紀的人了，但她干劲很大，工作很积极，同志們选她当了工会小組长。楊桂枝經常对人說：“在旧社会，我們三姐妹为了給娘报仇，闖州走县，到处喊冤告状，但是由于那时的印把子、枪杆子掌握在地主、資本家手里，天下是人家的，所以我們不但沒有为娘报了

仇，反而又被害死了两个妹妹。只有在解放后，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穷苦人民斗倒了地主恶霸，才为我的亲人报了仇。今天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永远不忘阶级斗争，握紧我们的印把子，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的强大祖国，支援全世界受苦的人民，让他们也能早日得到解放。”

（雨虹插图）

## 串乡喊冤

刘 如口 述

中共平舆县委宣传部整理

俺家原来住上蔡县朱湖集，因为在那里受不了地主的欺压，后来就逃到平舆县大戴庄来。在旧社会，穷人逃到哪也免不了受地主的剥削和欺压。在大戴庄，俺几辈子给地主掏力种地，结果还是成年吃没吃的，穿没穿的，破茅屋里像扫帚扫了的一样，啥也没有，就这样地主还想尽坏点子来欺侮俺。如今，谁一提起来俺和恶霸地主打官司那事，我就气得浑身打颤。俺子孙万代也忘不了这个深仇大恨啊！

### 穷家娶媳妇 地主起歹心

一九四三年，我给儿子乐意娶了个逃荒来的媳妇。这闺女长得可惹人喜欢，手头又巧，家里活地里活啥都会做。那时候穷人家能娶到个这样的媳妇，你想俺一家人该有多高兴吧。谁知，媳妇刚进门不久，戴洪昌这条恶狼就起了歹心。

戴洪昌是当地有名的大恶霸地主，他屁股底下坐着一百多亩土地，还当着玉皇庙的伪联保主任。就仗着这势力，他在这一带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一见俺媳妇有几分人才，

就不断跑到俺家来耍赖。俺看出这家伙的毒心眼，每逢他来，俺都要比鸡骂狗地骂他一顿。他看俺一家这么多人，不好下手，就想出了个恶毒的阴谋：先把我儿子抓走，然后再霸占俺媳妇。

这年十一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刚一开门，忽然苗万幸等两个狗腿子闯了进来。他们不容分说，就把乐意捆绑起来，说俺该摊壮丁啦。这些恶狼真不讲理呀！论出壮丁，咋摊也摊不到俺身上；再说乐意还小着哩，咋能当壮丁呢！想到这里，俺啥也不怕了，狗腿们脚踢吧，拳打吧，也不觉得疼了。我和媳妇，还有他爹，一齐扑了上去，和狗腿们撕打起来。趁这个机会，乐意挣开了绳子逃跑了，可是我们三口子，都被打瘫在地上。这一回没有抓住我孩子，戴洪昌并没有死心。他派人到处抓乐意，可是始终也没有抓到。

戴洪昌看硬抓抓不到，就又换了一套办法。他一面到处威胁俺说：“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乐意跑是跑了，可惜他没长那么长的腿！”一面派狗腿子黄猪嘴来骗俺。

有一天，黄猪嘴来俺家里，一进门就哥呀嫂呀地叫起来，接着就皮笑肉不笑地说：“乐意去当兵是定了，你也别让他跑啦，何必为这事伤和气哩！常言说，以和为贵嘛！”呸！他这样欺侮俺，还叫俺跟他讲和气，这不明明叫俺百依百顺，低头受他的欺侮吗？我劈头就问：“你们为啥平白无故地拉俺孩子的壮丁？”黄猪嘴嘿嘿笑了两声，说：“洪昌叔说啦，念起你家日子不好过，乐意走了，给你六十五块钱。”这一句话可把戴洪昌的坏馅给露出来啦：俺不该出壮丁，他是叫俺卖壮丁哩。我马上就给他顶了回去：“俺不要那六十五块钱，俺也不叫孩子出去！……”没等我说完，黄



猪嘴就搶着說：“洪昌叔說不叫乐意走远，就在咱乡里当兵。你要叫乐意去，得了六十五块钱，孩子又沒走远，还能照顾家，这可是个便宜事呀！”我一想，叫孩子跑壮丁，咋跑也跑不出戴洪昌的圈子呀。他既然說叫孩子在乡里，总比走远了强。黄猪嘴走后，俺家几口人一商議，就叫乐意去了。誰知道，沒出五天，戴洪昌就把乐意填到壮丁队里送走了，至今沒有消息。

把乐意騙走以后，戴洪昌就像走馬灯一样，一天两趟到俺家来，对媳妇百般調戏。戴洪昌这个恶狼，騙走了我的儿子，現在又想霸占我的媳妇。他这样欺侮俺，俺就是豁出几口子的命不要，也得和他拼。我和他爹商量了又商量，最后决定到衙門去告他，俺就不信天下就沒有个讲理的地方！

### 去县告一状 看穿黑衙門

准备告状的事一传出去，村上的穷哥們都来看我。有的青年人說：“戴洪昌欺咱穷人太甚，告他一状看他怎的！”一些上年紀的人說：“理倒是咱占着哩，就怕人家錢多势大，告不倒他。”怎么办？总不能把这口冤气咽下去，总不能让戴洪昌騙走儿子再霸走我的媳妇哇。告！我就不信当官的瞪着俩眼不讲理。

从俺村到汝南县城，有六七十里地远。我这个小脚女人，整整走了一天，黄昏时分才到了汝南城东五里庙。这时，腰疼腿酸，脚上磨起了血泡，血水把鞋都浸透了，走也走不动，站也站不稳，我就想瘫到地下。可一想到儿子，想到媳妇，想到伸冤报仇，我那股伸冤告状的劲儿又冲上来

了。我咬紧牙关，手撑着身子，就一步一爬地向前爬，爬呀爬，大约爬到更把天，才来到了汝南城。

一进城，俺投亲没亲，托友无友。这状怎样告，向谁告呢？还是天下穷人向穷人，穷人对待穷人亲。我把冤屈事一说，街上的穷哥们就把告状的办法给我说了说。第二天，我托人写了张状子，花了一些钱，才算把状子递进衙门里。谁知道递上状子还不能马上打官司。衙门里的人冷冰冰地对我说：“回去等着吧，啥时过堂再传你。”有啥法子哩！我只得含冤忍痛走回家。

过堂这天，我心里想着，这一回看你戴洪昌还讲理不讲理。我一进衙门，只见堂上坐着几个斜眼歪嘴的家伙，和我对面的是一个杂毛老头子，可就是不见戴洪昌的影子。我心里想，我告的是戴洪昌，他不来过堂，这官司咋问呢？我正要问他们，伪法官宣布说：“开庭！”他们也不容我诉说冤情，张口就说：“刘如，你既然情愿叫你儿子卖身去当兵，又为啥告人家戴洪昌？”我说：“当官的先生们，我并没有情愿叫我儿卖壮丁，是戴洪昌逼俺卖的，骗俺卖的，他骗俺儿当壮丁是想霸占俺儿媳妇。……”我的冤屈还没说完，那杂毛老头一下截住我的话，气势汹汹地说：“胡说！你儿媳妇现在还在家中，怎么说戴洪昌想霸占你的儿媳妇！”我说：“自从俺儿被拉走后，戴洪昌三天两头到我家来调戏俺儿媳妇。我告的是戴洪昌，你为啥不传他来？”“因为你是诬告，这有律师替他辩护。”啊！这我什么都明白了，原来那个杂毛老头子就是戴洪昌请的人哪！这场戏就是戴洪昌和他们商量好的，这官司俺怎么能打出理来呢？这时我满腔怒火，大声喊道：“你们都是官官相卫，残害百姓！”“胡

說！”那法官把桌子一拍，瞪着眼睛說：“大胆泼妇，竟敢无理取鬧！念你初犯，你若找保具結，保證以后永不誣告乡紳，就放你回去；若再这样胡鬧，就把你押进監牢！”

這場官司就这样結束了，我气得站都站不起来。后来，还是我丈夫托人具保，我才算回到家来。事后我听说，这次是戴洪昌花了八十块銀圓，买通了县衙，共同謀害俺的。从此，我算明白了：在国民党的衙門里，地主、当官的合穿一条褲，有錢就有“理”，穷人就是有天大的冤屈，也沒个說理的地方。

### 黑官害百姓 四乡去喊冤

过罢堂不久，戴洪昌看乐意走远了，我的官司又沒打贏，又有保人保住不再告他，就明目张胆地把俺的儿媳妇搶走了。

戴洪昌夺走了我的儿子，又霸走了我的儿媳妇，我能和他算完嗎？不能，絕對不能！这回我不向衙門告了，我要向四乡的穷爷們告，让四乡的穷爷們都知道戴洪昌是个啥样的人，他犯下了啥样的罪；让穷爷們都知道国民党衙門是残害咱穷人的黑衙門！到这时候，我啥都不怕了，我就拿起鍋盖当鑼，找了个秫秆疙瘩当鑼錘，逢集上集，遇会赶会，跑遍四乡，敲打着鍋盖，到处控訴戴洪昌和黑衙門的罪行。

有一次，戴洪昌听说我在村上吆喝他，当众揭了他的罪惡，脑袋瓜都快气崩了。他拿起皮鞭，就跑来打我。我跟他撕拚不过，被他打得渾身流血，爬都爬不起来。他打我一頓，我就不吆喝他了嗎？那才順他的心哩！停了一会，我从

地上爬了起来，掂着锅盖，又去玉皇集上，向赶集的乡亲们喊冤。

在通往玉皇集的大路上，我一边走着一边吆喝着：“众乡亲都听着，戴洪昌的心比狼还狠，吃人连骨头都不吐！他把我儿子哄骗走，又霸占了俺儿媳妇！”路上赶集的人听我这一吆喝，有的就说：“这么坏的家伙，你咋不告他去！”我一听，还有人迷信黑官衙，我的喊声就更高了：“告他！我早就告他了。如今的衙门是替财主们说话的，当官的不给俺伸冤还不算，还说我诬赖好人。大伙都看看，这世道咱穷人咋活下去吧！”经我这一说，一群群赶集的人也就谈论起来。

来到玉皇庙集口，我看从四面八方来的人都有，人来人往，拥挤不动。我心想，好，这是个好机会！这回我要狠着劲喊喊俺的冤屈，让这么多赶集的人都听听，传给四面八方的穷爷们。我开口一吆喝，马上围拢来很多人。他们听着说着：

“戴洪昌这家伙走起路来还像个人，竟干出这样的事！”

“哼！他小时候就是个流氓，长大了还会干出啥好事！听说他父子俩为争女人还动过刀枪哩！啥时把这些家伙除掉了，咱才会过安生日子。”

“如今这衙门和财主们一个鼻孔出气，戴洪昌把人家害得这样苦，告官官不应，人家不吆喝他还有啥法子！”

我听了这些话，心里才好受些，我吆喝戴洪昌的劲头就更大了。我吆喝了两阵，只见从人群中挤进来一个身穿马褂的老头子，仔细一看，原来是戴洪昌的爹戴明典。“哼！你来了正好，让大家好看看你是个啥样子。”我的话还没出口，这老家伙脱了鞋，就用鞋来打我。我立时迎上去拚命和

他撕打。旁边的乡亲们看不过去了，纷纷站出来说道：

“你家残害穷人，贿赂官府，现在还动手打人，你还是人不是？”

“把他捆起来，扔到河沟里喂鳖去！”

周围的乡亲们手指头都快要戳到戴明典的脑袋瓜上了，眼看大家伙就要动手。这老家伙两只老鼠眼一溜，见势不妙，马上弓着腰像落水狗一样，从人缝里溜走了，他再也不敢到这里来了。

果然不错，经我这一吆喝，那些天来到处流传着戴洪昌欺压俺的事，到处都有咒骂戴洪昌、咒骂国民党衙门的呼声。这些话传到戴洪昌耳朵里以后，他就下了更凶狠的毒手，夜里派狗腿子去俺家暗害我。我不在家住，他就到处捉拿我。从此，我就不再回家了，今天到这，明天到那。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向穷爷们控诉戴洪昌，控诉黑官衙。戴洪昌捉我捉得更紧了，有时我一天一夜就换几个地方，多亏穷爷们心齐，千方百计地把我藏起来。要不是解放，俺一家都得死在戴洪昌手里。

解放了，有共产党给俺撑腰，俺贫下中农当家作了主人。在斗争大会上，我把多少年来的冤屈苦水一下都倒了出来，直控诉得戴洪昌低着头不敢仰脸。人民政府根据戴洪昌的罪恶事实，当场就把他逮捕法办，后来这家伙就畏罪自杀了。眼下，地主恶霸都被打倒了，可是他们能甘心吗？他们不会甘心啊！他们总还想骑在咱头上作威作福。咱贫下中农一定要提高警惕，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永远保住咱贫下中农的江山啊！

（雨生插图）